漁石集

一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漁石集

(一)

唐龍集

本館據金華叢書
本排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漁石集序

漁石子集者。浙東子唐子之所著也。子唐子始以進士。令於郟城。以御史按治於雲南。靖宸濠之難於江西。以按察副使提學於陝西。以按察使明刑於山西。以僉都御史理漕於江淮。再登朝。自副都御史爲吏部左右侍郎。尋進兵部尚書。右都御史。盡督陝西之軍與其饟事。最子唐子之風烈於天下。而其在陝西者十之五焉。所至交其鉅人名彥。而甄淑其髦士雋才。子唐子之誼。聞於天下。而其在陝西者亦十之五焉。文與詩凡四卷若干篇。目有黔南集。有江右集。有關中集。有晉陽集。有淮上集。其再至關中者。將別爲集以竢。然裒其帙而關中之集帙四尚贏。子唐子之文。焜燿於天下。而其得諸陝西者。又不翅十之五焉。子唐子身爲天下之士。而其煽越於陝西者尤炙。故能於陝西之士。相知之不惑。而相信之不疑。則時春於羣士之中。又獨得十之五焉。然則子唐子之文。非時春其孰宜請而序之。子唐子傳業於楓山章先生。先生以直道顯於成化宏治之間。時春聞諸唐子云。壁巖巒巉巇。玉縝氷巑。松柏菁芽。霜菊凝華。褒然篤行君子也。子唐子蒲伏鍾叩。陽暴江滌。栽培蘆暢。岳歸其麓。江澎其濤。颯乎出類拔萃者也。膏積華發。芟拆英葩。虎炳豹變。掣電蒸霞。盎乎其春。以靖民也。栗乎其烈。以糾逖也。淵乎其澤。以敬敷也。鑒微研幾。旌淑扑愿。以將明也。昭毅致果。震之弗懾。陰翕陽舒。以經武也。行先而言從。加乎人以潤其身。油然者與節合。而超然者與音俱。郁乎以文。以詩也。匏大受而中虛。竹節勁而膚空。作之而已不與。施溥而心不疑。身爲

簪組羈而心與江海澄此子唐子以東西南北之文而系之以漁石者也漁石子可謂煥然成章矣王風降聖澤湮而文與道之義岐焉世無碩師儒罕詣兼而仔之或幸有其人而世主亦莫能致其用今子唐子能以文鳴道於休明之時聖主能致子唐子於公卿之位使後世君子誦其文而睎其道者將曰聖主眞能知人如古之哲王也夫子唐子眞能稱所知如古之賢王臣也夫又將曰楓山子眞能以道授人時春眞能得所受如古之碩師儒也夫嗚呼後學小子其將以興也夫子唐子名龍字虞佐自云夢漁子又自云漁石子學者亦云漁石子云異日用世勳業觀者請質太史氏

嘉靖十一年歲次壬辰冬十月戊子門人平涼趙時春謹序

敍漁石集後

愚童時聞海內有大君子曰唐公。弱冠得公舉進士文讀焉。既公來總晉憲。德政文章。光潤士民。愚幸所依益頓多。今年舉進士至京師。復得觀所謂督府奏議江西奏議者。唯詩文弗克得全。恆有憤思。十月入官秦中。以公嘗督學是地。時復以大司馬總制三邊。文教用振。武烈用揚。其風雅之作。藻思所流。秦人必多收襲者。求可得也。乃下車爰咨焉。西安守李子適刻是編。索而誦之。若觀于海。欣欣然如重寶之得云。守曰。盍敍諸。愚曰。古之稱不朽者。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是三者有一焉。皆足謂之不朽。人鮮能兼之。卽公言以觀厥功。則宏茂足以徵。以觀厥德。則宥密足以顯。言顯於德。徵于功。是故其言之粹也。不朽之道三。公兼之矣。嘉靖十一年十二月望。賜進士及第陝西按察司提學僉事孔天允拜書。

漁石集序

文章之道。與運俱流。漢氏遐軌。淪久不作。入我天代。全風大氣。郁爲人文。洪武永樂間。明渾雄雅。迨至宏治。鴻化洋暢。延於嘉靖。則法模姬秦。彬彬乎文質備矣。故以文章名家者。接耀于天下。雖林曲草牖窮棲之士。亦能高善鉛槧。而況公卿大夫委蛇廟朝。意昌情達者乎。然而英華翹炳。升堂即奧者。亦未嘗不闊希難遘也。蓋性靈昭朗。仁義藹如。蹈清者言粹。業良者語芳。固斧藻之本也。否則餒澀瑕病。紛紛矣。或曰。率意吐造。即可以文。乃廢博羅六籍。目左記爲衰淺。以騷選爲雕靡。眇就觚爲細習。藝苑衆妙。一切捐置。又何以鎔貫神理。錯綜變化。蘊浸組織之哉。且不需其成。不出於盈。強拾輳綴。猶提嬰而爲壯夫之武。鮮不躓矣。又聞之江山令人發秀。故尼孟周環。馬遷登遊。觀覩廣遠。是以宣之科牒。富如元黃。無所不有矣。文章之道。必具是而可立以傳也。不其難哉。不其難哉。若我大中丞漁石唐公。少聞賢儒文懿章公之學。卓然修躬以進士起家。令郟城。召拜監察御史。累至大司馬。今方兼右都御史。總制三邊云。所至道隆政光。焦勞經濟。康蘇元元。以昭沛天子聖澤。稱爲股肱。是以中無歉心。浩然於詞式玉式金。通會訓典。公之學底祖于經。而弗遺羣家。自翰人所傳。靡不含討。尤獨專於西京。故機肯翩翩乎來矣。所傳記序雜著若干首。逸健豪峻。多類子長。詩之形似賦。實若杜甫。而興格並張。九齡諸能哲和樂新縟。無淒鬱之響。然皆章妥字安。蹊究堂奧。若草木之滋。足而敷榮也。若日蒸而霞。嶽潤而雲也。言公之覽跡。居鄉則攀金華洞

巖擊嚴灘錢塘雲南則求金馬碧鷄滇池麗江江西歷廬山鄱陽陝西涉太華終南問周漢故都山西遵恆山五原南淮北燕瞻二京宮闕山川麗奇邊鎭則沙塞之迢曠長城之連紆關堡之蕭楚賀蘭大河之縈帶皆獻矚歸眺宏肆胸府故摛琢騰騁慷慨瑋落屬采無方旨度深邈者皆九州爲之助益也鄴生省曾陋伏巖穴仰景公名素矣今茲友人白禮部貞夫使軺歸自關中致公惠言俾效末伎若公海內鉅望文章宗門雖不下教猶宜鋪頌輝盛況命之乎此所以忘其賤鄙而揚著斯文也

嘉靖甲午冬十一月吉日五嶽山人吳郡黃省曾撰

讀唐漁石集

昔唐韓愈工文矣而略於詩杜甫工詩矣而缺於文信斯才之難兼也自宋以來是道寡和學者章句是守而情文盡廢益莫有全者矣嘉靖辛卯叔嗣請告期滿徇祿京邑得竊讀唐漁石集然後知斯文之不墜在斯人也公以道德文章爛焉名世豈淺末如叔嗣所敢飾說輒因歸納妄次數語是歲閏月望日後學大梁高叔嗣頓首識

漁石集序

漁石集者。總制軍務兵部尚書漁石唐子虞佐之所撰也。唐子巡按雲南江西。提學陝西。掌憲山西。督漕淮上。及今凡若干年。其所爲詩若文皆是乎類載之。陝西提學僉事鳳泉王子惟賢因刻之以傳。謂予知唐子者。宜序諸其首。予讀是編所載。爾雅正大。春容涵渾。可與今昔名家頡頏。上下世儒。摹倣摽敓。偶中臆得於萬一者。自難儗倫也。唐子嘗言文不如先秦。不可以云古。非誠哉知言者乎。今讀其所作。機軸本於左氏。而無隱僻艱深之習。議論肩於董賈。而有温柔簡重之致。然其歌吟篇什。又言不下帶。道罔不存。固不待上法漢魏。中契盛唐而後善也。唐子方將以功業左右昌時。上修方叔召虎韓范富歐之績。其文章緒餘。又復若是。豈詩所謂文武吉甫萬邦爲憲者邪。緝文之士。自當有以識之。士有體有用。若唐子者可也。

嘉靖十一年壬辰秋七月既望。澠西山人康海德涵序。

唐漁石集目錄

卷之一

記

重建伏羲廟記
蒲城修學記
徽州修學記
耀州文正公書院記
杜子祠記
正學書院續記
張先生鶉菴祠記
遺愛祠記
偶然記
巽巽精舍記
重修清軍御史臺記
文武成康廟記
韓城修學記
董子祠記
邠州文正公祠記
重修節孝祠記
大意亭記
祀德記
遺愛祠記
狀元題名記
平田記
按察司題名記

屯田分司記
軍器局記
漕運府總參題名記
兩厓記
逸老堂記
月湖記
渭川記
柏臺秋月記
微齋記
鶴洲記
記續編
重修察院記
增修浙江貢院記
重建按察司分巡河西道記
固原兵備題名記
渭西雨別記
對紫亭記
冰蘗軒記
頤貞軒記
東軒記
菊圃記
寶穡堂記
容堂記
同仁祠記
湛塘記

卷之二

序

國語序
送徐子入覲序
二忠錄序
循吏私錄序
隴西汪氏族譜序
正學書院志序
馬政志序
督府奏議序
督府奏議序
呂梁洪志序
贈王公亭庵遷秩序
送王濟川任雲南參政序
送劉遠夫任四川參政序
送毛繼賢任四川參政序
送潘伯和任山東布政使序
小學集解序
送兩山入覲序
表忠錄序
鍾氏家譜序
吏部獻納稿序
送陽明先生還朝序
鹽政志序
贈司馬荊山先生提督三邊軍務序
恤刑疏草序
送徐用先督學河南序
贈李東渠巡撫寧夏序
送姚廉夫任天津兵備序
送孫夔卿任四川參政序
賀劉七峯陞陝西布政使序
送韓秀夫贊畫軍務序

贈張惟裕陞副使序
送王壽夫任金華序
西行紀序
西行別稿序
雪洲集序
瑞芝卷序
蟠桃圖序
序續編
詹氏族譜序
送姪汝承之任序
三邊四鎮圖序
送周公約菴總漕巡撫江淮序
卷之三
雜著
月塢癡人問答
贈趙汝成苑卿序
道德經正解序
何仲默集序
西行小稿序
盧師邵集序
優詔榮歸錄序
歐陽文集序
守明續紀序
王氏家藏集序
楓山實紀序
紀綱錄引

題兩疏後解
觀泗州續志
忠文公像贊跋
表忠傳
野江傳
吉慶傳
仁壽篇
清議篇
求文述
易經大旨說
南崗說
楓岡說
誓神詞
賽神詞
謝雨詞
令尹贈言
遊慈恩寺題碑
忠節公像跋
聽庵先生傳
惡人傳
棠陵像贊
執法篇
東明篇
翟節母述
子乂字議
亹庵說
晴原說
禱雨詞
祈雪祝詞元日有大雪之應
過清浪祭大父詞

楓山先生行狀
明封戶部主事呂君墓表
祭蘇鄂南大夫文
雜著續編
祭陸鶴山文
方節母述缺後半
紀綱書
五言古詩
五月桂花
斗湖書屋登山聽風對月講學懷友倦遊檢書宴坐八首次于中韻
再至白鹿洞次陽明公望五老峯韻
鉛山察院後圃多竹中結亭下有池涓涓然次國華道長韻
次陽明先生遊靑原山韻山在吉州
送王舜夫還朝
贈太微山人
五泉韓子墓表
哭門人張之榘文
祭王淑人文二章俱代作
郭朴菴暨配吳安人合葬墓誌銘
序齋說
送石崗進萬壽表
南浦
送李拱元歸田

榮壽卷爲周宗化僉憲題
贈陳省齋赴召
長淮行送張員外還金陵
送郭侍御歸朝
送華子謝病
送筦湖年兄赴通政司參議任
秋官盧子言別爲賦清河篇
進士胡子進之剛直廉潔部內賢士今茲令蘭谿餞之淮之滸而贈以詩用致期望之意云
五言古詩續編
送門人秦子登同知鳳陽
廷獻翟子拜山西參政作甘棠篇
贈秦生
送郭行人一首
壽樊僉憲母
贈侍御韓子鎭卿出判滁州
關關圖
送崦嵫山人巡視茶馬報成
歌風臺
鷺沙
贈張子錄刑
送呂子從質
送戶曹張子汝功還金陵
送地官袁子伯昭督餉濟邊事竣報成
壽舅母鄭安人八旬
胡不歸二首
贈汪白泉按察雲南
藹藹篇
思椿

胡道長簽出按河東爲賦河水行　西王母蟠桃圖爲友人六松子賦
嘉靖甲午之夏傅子國鼎以行人出使關西過予轅門高誼奕然而別且年餘矣茲獲申良晤甚歡也傅子尋拜侍御史建旆而南作憶昔行
禮部郎梅臺曾子蔚然有慕古之風與予爲忘年友日者予出治邊梅臺送之詩義甚壯烈尋梅臺引疾還別且六年又胥會于京師朝夕過從懽甚而今梅臺參議浙江于其行也以詩復之致厚望云
壽介所翁七秩　應臺行爲傅侍御賦
紺桃白鹿圖爲古潭道長賦　雙泉吟
送侍御史白坡何子領憲之吉州舟次蘭皋爲賦螺溪吟螺溪吉之溪也
晴川爲時若思賦　憶昔吟酬張秋官石川子
贈適庵大夫得謝歸山中次包蒙泉韻　林烏吟爲葉節婦賦
冰檗吟　送吳子幾之雷州幕府
龍津子知信州引疾言旋艤舟蘭皋過山中論舊誼椎鷄炊黍浮觴而酌之爲賦如何吟四章
慶源堂爲松皋先生賦　世芳樓爲松皋先生賦
送文岡黃門奉母還鄉詩　送寤泉陸子令宣城

孝思篇爲董子千里題
七言古詩
棠陵寄至破屋歌爲和二首　開先寺次陽明韻二首
見素公會宸濠反持佛朗機遺陽明公以助軍威陽明公壯其忠義歌詠之爲和此
明妃篇并引　兩厓行贈朱侍御廷立次崆峒韻
去年九月秋往廣陵時戶曹楊子益夫來謁舟行急乃弗相値怏怏不已而今五月楊子督漕至仍
會于廣陵舟中奇矣于其別也詩以贈之
卷之四
七言古詩續編
紅石峽歌　得勝坡歌
一丈紅歌　涼州行
元鶴歌　百歲歌
直氣歌　後屏歌爲盧諫議賦
五言律詩
桃源宮阻雨　長沙道中

察院中有草亭春山所構公暇小憩其間
雪
夢漁
聞鳥
鶯
黑龍潭
五月朔雨至望止病次見月四首始喜而終感焉
十六夜月鷄鳴雨
會請桂洲先生于貢院
遊登圓通寺次崆峒韻
卽事
別潔齋
鶴野爲郭秋官賦
吉州察院見菊花
病況
登太華山
石池
除夜二首
聞禽言有感
雲南察院草亭漫興三首
雨得鳴字
雨懷三首
桂洲先生過臨次韻
郊行
別澹菴
遐思
次陽明先生遊玉笥山
冬至
夢漁酬棠陵子

羅溪舟中　次黃太常蓮峯林居韻二首
冬日
介溪太史日擬北行弗果詩至約春初於南浦論別用韻勸之行
正德辛巳正月十二日偕白浦南雋飲于陽明公處卽暮張燈因作十二夜燈詩
雋溪爲南雋希會作　止弋陽行臺時鵝湖大學士先生來訪陪遊溪寺
螺川夜行　溪亭小憩
金城寺　韋曲
薦福春宴次彭衙韻　薦福春宴平田不赴投以詩次韻邀之
輞川春雨次彭衙韻二首　灞橋
終南山次灤江中丞韻　望仙遊院
咸陽渡渭　邠州
景隆池　再宴薦福
驪山　華清宮
新豐市　華山
謁郭汾陽祠　謁韓文公祠

鳳翔
岐陽道中懷康對山
隴州
寶鷄曉發宿東河橋
將壇
漢江
子午谷
哭泉
梅柯山杜甫遊春處也距鄜州三十里
白松樹
邵莊驛
鞏昌
太昊廟
赦書坪渡渭
兩當
岐山
汧陽
關山
棧道雨中
鳳縣
褒城
洵江關中皆陸路漢水通舟
中部謁軒轅廟
三川弔少陵故宅
合水
子午嶺
秦州二首
伏羌
西和
紙坊頭郵亭

張果老洞
臨洮
涇州
白水驛
龍渠韻春水次平田韻
竹山卷予題其端矣南岡翁復需一詩以填末楮未有以應仲冬己亥之夜雪色虛明照于几席清興泠然音脫于口久之始悟曰固爲竹山作乎不知也少陵興到輒謂江山有助夫雪亦然
題欵湖園亭次太微山人韻三首
送幸庵先生歸田代作二首
送少華許子督學湖南
送李廷章進賀萬壽二首
送胡地官行
送永康周鳳鳴分金陵教事鳳鳴亦附舟
戊子端午舟泊泗州五更風雨大作
得兩厓書
臨洮道中
夜坐一首
望崆峒山
驛馬關驛
壽幸菴司馬
次彭衙書院小酌
送王子平甫令猗氏
送蔣石庵赴湖南
送潘生沐赴試南畿
送祝公望司訓漳州聿學
送羅司訓二首
送錄刑曹官文子報成詩
有懷兩厓

五言律詩續編
揀塘爲李御史迺翁題
竹溪外兄築室後田以老撫八景曰浩然丹井靈隱晨鐘卽事也黃尖晨曦蘭陰夕照辨時也邑城
臥虹觀山覆釜比物也楊嶺樵歸平原牧唱與人游焉爲賦詩各一章
贈梅子尙志掌教蘭谿　贈姜子分教蘭谿
綵衣樓爲懋貞親家題　鎭原
甘泉道中　駐軍綏州
榆林秋甲子甫次東瀛司徒韻　良晤次東瀛韻
登紅石峽次東瀛韻　龍池
酬東瀛　魚池
西圃次東瀛韻　發榆演武場
榆陽橋　駐軍響水堡
波羅堡　懷遠堡
威武堡　淸平堡
龍州城　鎭靖堡

喜農
渡把都河
定邊營
塞外揚兵三首
聞鵲時劉總戎提兵征敵
檄徵守備官陶希皋赴青沙峴剿賊
古浪
憶田園
送蔡子赴廣德州二首
友人民望拜官卽致仕歸詩以美之
送門人方子恩令閬中二首
參政曹子言別贈詩二章
送陳子道源任福安令
素庵爲郭翁賦
送章希周丞興化
寧寨營
舊安邊營
花馬池
秋懷
聞鴈
駐軍莊浪
牧羊臺
李白樓二首
送郭子分教翁源二首
送李子胡獻任分宜尉二首
看雪
送司空几山乃兄還蜀
送鄉友金子鳴陽之閩幕
送馮伯齊令來安
九日投詩邀主齋廉訪登高次韻二首

徐肅夫居雪谷中和藥修方書因以自號爲賦詩伍什月波爲劉學官素予乃爲賦
夏夜望月　秋夜望月
壽趙德輝二首　贈吳子擴
桃溪書屋爲開化徐子賦　豹隱三首爲陳醫士賦
和樸翁元日喜晴　春雨獨坐
雪釣爲明醫徐東山賦　題楊三新居
壽童後溪翁七十二首　壽黃六松七十二首
除夕　題趙廷綱廛隱閒詠二首
五言排律
送宋澁山方伯入覲　送畢蒙齋方伯入覲
龍渠大夫窟土爲室以遊憩焉名曰我舫山齋蒙叟詠之以詩次韻得一首
送成君質夫進萬壽表　送太常蘇乙峯還朝
慈愛堂爲太常蘇乙峯題
李參牧孟川廼翁爲襄陵令生孟川既孟川分守河東主子于襄陵爲賦此
壽少師石涼先生五十韻　送儐運曹官高子遷廣平守

五言排律續編
贊治堂
葵花
金城關
竹泉爲薛吏部乃翁七旬賦
壽封大夫怡齋三十韻
七言律詩
東坡寺一首次人韻
登圓通寺
元日
送桂洲先生行二首次崆峒韻
開先寺次陽明公韻
送鄭少谷次梁岡韻
遊華山次邃翁韻二首
送劉進士豹林赴京
贈司寇松皐先生
壽太史對山六旬
後樂亭又名城南池亭
綠樹爲徐翁賦
察院梅開
立春
上巳
桂洲先生投以詩次韻荅之
除日次蓉川給事韻一首
鎭西樓次邃翁韻二首
終南山次灞江韻
大司徒賓庵八十四歲壽次大學士石翁韻

遂廬子汝珮令遂寧
送李希獻歸田
華清宮次仲默韻
遊近山園亭
送吉思郤道長
游杜曲園亭次張太微韻
送刑曹盧子伯紀
七言律詩續編
扈從喜晴和韻三首
春日駕臨西苑視穀諸公陪祀次亭溪學士韻二首
送劉子克寬分教武原
仗鉞三邊滹南中丞贈之詩次韻
三友軒
崆峒
諜者云敵忽驚怖引營去二三百里次東瀛司徒韻
送江涯王子還朝
送李總制先生還朝
桑澤山由屯田僉事提兵固原
遊薦福寺
思郤道長得代者書喜賦詩次韻一首
送成質夫任山東方伯
客次逢春次竹澗韻
文華殿賜藕次高吾司馬韻
送涔厓中丞巡撫延綏
預望城
巡邊次晉溪司馬韻
王母山

諸生較射于演武場時有雨　捷音
紅古城哨卒報賊兵徑奔紅寺兒出境不犯固原父老來謝賦詩慰之
紅古城
臺上種菊數本北地寒開遲聞安厓中丞至催以詩
甲申立春日出關提學治兵寓關中凡十年感而有作
園公贈菊兼黃紫　雨花臺和鈱弟韻
內閣盆荷初開次韻　和二老重陽游邵家園三首
喜雪答五華翁　贈雲川書師
壽東峯何翁二首　上巳二首次樸翁韻
中秋賞月時新霽次司空几翁韻四首
五言絕句
感懷　漫興
過玉山　題蓮峯林居
說經臺　梁山
種竹

五言絕句續編
聞鷄
七言絕句
登三峽橋次白浦韻
聞禽言有感二首
塞上曲八首爲遂翁先生賦
七言絕句續編
扈從春祭和韻
送陳子任澂江幕府三首
壽趙南溪八十
趙恕齋六十
方朔嘗桃二首
賦東橋司寇息園次韻
中秋月
寒食二首
扇景
塞上曲八首爲荆山先生賦
喜豕弟至四首之三
送石阡府推官金孔安四首之三
壽趙子文隱桃花塢
題屏山畫壽錫山華海翁
九日待菊未開
蘭江八景

漁石集卷一

明唐　龍撰　郡後學胡鳳翔校

記

重建伏羲廟記

大矣哉。伏羲氏之道乎。日月麗乎天。百穀草木麗乎土。天地之文。炳如也。郁如也。秩如也。惟人在中。經緯以成章。彌綸以參化。無亦彬彬然而有文歟。上古之世。大始初分。典彝未備。民物職職。倏居倏呼。厥文猶隱焉。自帝太昊伏羲氏出。仰觀象於天。俯觀法於地。中觀萬物於一身。始作八卦。因而重之以爲六十四。天下之能事畢矣。又作書契而代結繩之政。以儷皮爲禮而正婚姻之始。因龍馬負圖而紀百官之名。斲桐爲琴。蠶絲爲絃。絙桑爲瑟。而樂音自是興焉。夫卦象設則神明通。書契作則文字著。婚姻正則人倫敍。百官紀則班位修。樂音陳則度數明。神設其教。皇建其極。物章其采。民濟其行。而人文於是乎著矣。故曰。帝、人文之始也。是以孔子贊易。敍聖人神化之功。特始乎帝。歸然爲神農黃帝堯舜之冠。及對康子問五帝。又推其德佐成上帝以合於天。凡以此也。今之秦州。卽古之成紀也。帝實生於斯。而遺廟莽莽然而在。其來遠矣。顧規制儉陋。風雨震淩。芻牧往來。而牛羊之迹交。大弗稱祀典。先是巡按御史馮時雍、許鳳翔後先建議。畚聚材用。荒度基址。期撤而新之。未卽事而代矣。嘉靖紀元明年。巡茶御史陳講。聿舉厥工。登登而作。巡按御史盧問之既至。茂先祀典。申飭攸司而分攝之。布程督之令。嚴省試之法。工是以用訖。

輪焉奐焉提學副使唐龍曰祀以德舉治以化洽是故豐后稷之祠者咸曰重本存太伯之廟者亦稱辨治而況繼天地開闢之功啓帝王化成之理而爲人文之始者哉惟是廟貌翼新而宜國之大節焉揭虔妥靈有宇也修祀秩禮有典也昭庸厚化有章也諸君子於世宏矣乃於是乎特書之分守參政王教分巡僉事姚文清咸廣綜理之文法亦得書

文武成康廟記

美哉洋洋乎文武成康之德穆若太和文若日星然而豐其基乎夫豐發源扶風經流咸陽而合於渭鍾雍州之靈萃天地之和禹貢曰豐水攸同是已周自古公去豳踰梁止於岐下營築城郭室屋而邑別居之既文王伐崇侯虎而作豐邑自岐下而徙都豐迨武王克商而有天下傳於成王歸在宗周康王成周郊皆惟豐是都龍小子嘗斂衽憑軾升咸陽之邱而眺焉鎬京奠其極畢郢維其居靈臺峙其形未嘗不嘆曰王者之迹在茲也哉自昔咸陽西南十五里有文王廟密邇磻溪或曰後車以載尚父正此地也北一里有武王廟三里有康王廟西十里則成王廟在焉歲月徂征陵谷變遷材裂爲薪址鞠爲場斷碑闕碣或存或沒覿黍離之宮溯東周之轍者慨然有餘悲矣正德之季考成底蘊來令咸陽司徒氏咸寧劉璣侍御邑人王獻以廟廢告令曰不穀之過也邑有淫祠既峨且翼乃議撤其像並祀四君於其中黜邪翼正典刑昭焉工經始令乃行矣嘉靖元年夏李仁嗣爲令司徒侍御又告曰不敢後厥役六年丁亥季春初吉乃落之爰徙碑碣之存者植其傍繹闕文以俟君子易曰風行水上渙君子以享於上帝立廟夫

文武創業。成康繼體。肇興有周八百年之基業。皇極之化。人文之制。與夫顯謨承烈。禮制樂功。儀刑王德。匡翼世教。防範人心。至於今。煌煌如也。奕奕如也。夫何豐鎬開基之地。乃稼侵其枋。棘蒙其墟。厥典攸斁。厥神不寧。渙甚也已。諸君子甄遺蒐逸。聿宏厥緒。神以宅栖。世以德合。位以班分。禮以義起。文以制備。易之道。先王之制也。不其美歟。龍小子崇典興行。敦復古訓。竊有志焉。故於是乎特書之。

蒲城修學記

蒲城。古之赤縣也。其學制儉而隘。內無戟門。而惟櫺星門維之於外。大成殿若左右廡。密邇通衢。行道之人。得以薄而觀之。明倫堂若東西齋。曬殿之後。闃闃之聲。殺諸聽焉。予小子臨之憮然曰。赫赫之靈。何以寧居。弟子員亦惟地之雜事之龐。而憂於不暇也。縣令楊仲瓊曰。此下吏之日所皇皇者也。基實浮屠氏之宮。障於後而翳之。苟麾之退。堂齋殿廡。迭遷而居。而益以戟門。制斯稱矣。應之曰。善。令乃列狀請諸巡撫御史大夫王珝。曰。良哉斯晝。其亟從事。於是陶瓦伐石。擇材而鳩工。麾浮屠氏之宮而壞其垣。建明倫堂與東西齋而居之。進殿於堂之基。而廡翼之基因諸其齋。材皆澤澤然而新也。即殿爲戟門。緣堂之後爲講堂。爲學官居舍。其材乃仍諸其舊而增飾之。工興於嘉靖三年二月初吉。訖於五月之望。噲乎其明而不闇也。肅乎其嚴而不褻也。窅乎其靜而不譁也。既考其成。乃進諸生命之曰。宮牆巖巖。得其門者寡矣。二三子藏焉修焉。息焉游焉。則無不與乎。夫居聖人之居。而不學聖人之道。不可居也。學聖人之道。而不善學焉。亦不可居也。文中子曰。大矣哉。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皆吾夫子之力也。然

則聖人之道。其諸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之謂也。今之士事佚游、崇怠荒、狎智慧。而不學聖人之道者。豈曰無人乎。既學矣。而伸佔畢之末。闇道德之實。其不善學者。又數數然也。不學者。不敏窳懼之學而不善。猶吾憂也。二三子敬之哉。其大者明君臣惇父子。序兄弟。經夫婦。日勤於德而無所闕矣。而後博學以貫之。多訊以辨之。修文辭以發之。庶幾於聖人之道。善學也哉。雖然。先德而後藝者。士之術也。始士而終聖者。士之志也。術審然後志定。志定然後業專。是故學與不學。學而善不善。無亦術之審不審、志之定不定而然乎。二三子其惟明道以擇術。擇術以先志。而後可與言學矣。

韓城修學記

夫韓城學宮。歲月滋久。風雨洊震。頹乎弊矣。上則聖賢無以妥厥靈。下而學官不寧居。生徒不宿業。嘉靖癸未。邑令鄭鉞至。顧之憮然。時官帑既罄。物力復竭。而無所於謀。乃召邑士夫與夫耆老而告之曰。吾人上棟下宇。于于而居者。實惟夫子之力也。而今一畝之宮。數仞之牆。乃弊若斯。是用爲懼。願借諸君之力而共圖之。毋曰不能。衆聞令若踊。赴義若趨。各退而割貲以輸于官。簡謹厚者掌之。易材之良。募工之能。踰數月。迄用告成。棟宇翬舉。丹雘日晶。官弗之病也。民弗之勞也。令之政善矣。予申命于諸生曰。興學宣教。有司之分也。崇志廣業。爾諸生之責也。今夫邑惟禹甸之。惟韓侯都之。厥山奕奕。厥川訏訏。厥道孔倬。地則美矣。爾諸生生乎中而居焉。游焉。裁冠長纓。寬衣博帶。人則士矣。予嘗三臨之。堂堂然四十人。其間聰明忠信之徒。固不可謂之無也。至于崇志廣業孳孳於學者。夫豈皆然歟。天下之人。品有四。曰士曰農

曰工曰商已矣。日聚邑之人。農斯田焉。工斯藝焉。商斯貨焉。豈有士反不學者邪。固不可也。爾諸生敬之哉。信道不惑。所以崇志也。力行不倦。所以廣業也。崇志則德日起。廣業則功日興。斯可以爲士矣。卽大者賢至者聖。且油油然而及之。無難也。又何憚而不爲哉。宮牆新則觀望起。宗廟飾則恭敬生。吾見爾諸生於是乎惕惕而思。肅肅而奮者。夫豈容已也哉。予日望之。予日望之。

徽州修學記

嘉靖紀元春王正月。龍受天子命視學于關西。夏四月。涖徽州。其學圮矣。憮然興嗟。亟命所司撤而新之。時乏長吏。莫之能舉也。明年。御史鄭惟新監督茶稅。至州。發官帑銀三百有奇。申飭知州白松以經始焉。又明年。御史陳講嗣至。發米百斛有奇。用備餼廩。二君子之意宏矣。松杳杳然莫究厥圖。尋亦見斥。知州朱純代之。勤綜理之責。嚴省試之程。四年春二月。乃用迄于成。輪奐孔飾。規緒用新。宮牆嚴嚴。齋廡翼翼。二三子心懌神怡。挾策鼓笥。洋洋而興焉。機至者易導也。德奮者易振也。龍于二三子有厚望矣。二三子遊聖人之宮。亦欲聞聖人之道乎。夫聖人之道。文質之謂也。文無體以質爲體。質無用以文爲用。無體不立。無用不行。二者備而聖人之道得矣。雖然。性以習成者也。化以俗著者也。氣以居移者也。是故遐壤僻邑。顓顓職職。厥質儉矣。而或苦于陋。通都麗鎭。交交濟濟。厥文靡矣。而或傷于侈。陋則廢禮。侈則離實。君子胥病焉。夫州西阻秦隴。東阨漢蜀。崗阜層複。林麓蔚薈。是故樸略全而有質焉。且白水經流。通於巴江。接於湘湖。風氣既宣。聲教亦暢。是故聞見著而有文焉。二三子推曲以致全。因似以索眞。卽近以企遠。于

是乎敦彝倫之本厚性命之原崇道德之實必曰聖人之質也章名物之數修詩書之訓陳禮樂之極必曰聖人之文也名實以相成本末以相承體用以相形則於聖人之道庶幾乎聖人曰文質彬彬然後君子二三子無憚爲君子斯可也抑聞禮者不忘其初者也是故大圭不琢大羹不和雕鎪之文不如汙樽之制朱絃之飾不如土鼓之音其所由來遠矣然則與其文而濡如孰若質而誠若乎林放之問尊如泰山子成之說近于君子皆此意也二三子盍愼求之

董子祠記

生聖人之時能談聖人之道者不可謂之難也惟去聖人日遠異端淫說鬨焉于世至德要道隱而弗彰乃奮顏執簡搜繹遺緒闡明元奧進而洋洋以告吾君退則偲偲論難淑諸門弟子斯可以爲難矣漢儒董仲舒廣川人也史言其孝景時爲博士下帷發憤潛心大業三年不窺於園舍武帝卽位褒然以賢良對策焉命爲江都相事易王中廢爲大中大夫廉直不悅于公孫宏宏反誦其才使事膠西王王尤縱恣數害吏二千石仲舒病免徙家茂陵修學著書門下弟子皆通顯至于命大夫爲郎謁者掌故者殆百數人後沒葬于興慶池之南而今墓土隆而不陷宿草蓁蓁然夫仲尼之世老聃猶倡虛無之宗孟軻氏日談仁義萬章告子乃化而不入而況聖賢不作涼涼孑孑不得其宗者乎故秦網旣密鞅睢之流鼓其唇吻以亂黔首儒士挾詩書及偶語者則苛其禁禁之不足則焚之焚之不足則按而坑諸國中聖賢之學亡其緒先王之教竭其澤矣漢興遺習未殄世典猶鬱仲舒獨能推明孔氏抑黜百家其論君德則先正

心。論養士則廣太學。論積誠則尊所聞而行所知。述王道則任德教而黜刑罰。言仁人則先道誼而遏功利。譬則鄭音興起。桑間並奏。吾撫而止之。清廟之瑟作于堂上。一唱三嘆。而有遺音焉。是可不謂至難至難者哉。正德中。中侍守茲土者。鉄求民貨。華其私室。既中侍叱去室。固在也。府學生請於執事君子曰。仲舒承秦絕學之後。講論六經。統一學者。卽伊呂聖人之耦。無以加焉。其自膠西而還。家於斯。葬於斯。長子孫於斯。神濯濯焉而靈也。祠宇不設。則何依焉。中侍私室。實浚民而爲之也。乞改爲祠。巡撫中丞大夫王玠。巡按御史喻茂堅曰。其如議。乃命有司湎掃塗褫。立像于中。命之曰董子祠。千百年之遺典。興于一旦矣。嘗讀賢良卒章曰。皇皇求仁義。常恐不能化民者。大夫之意也。夫祠翼然而立。則子弟有所矜式。秩秩乎。揖揖乎。可以觀焉。可以興焉。其功有不可勝道者哉。是故君子之意。毋乃皇皇於仁義之教也與。

耀州文正公書院記

耀州。古祋祤之地也。漆沮二水合而從之。緣山爲城。城之北維。則學宮在焉。顧厥基弗廣。館舍儉陋。士執業者。祁祁日繁。至于傴屋以居。弗能一其志而專其所業也。距城二里。聚阜爲陵。土覆若釜。上平若砥。聯五臺之峯。附鑑山之光。乃屋于浮屠氏棟宇溢其制。金碧侈其文。浮于學宮不啻數倍矣。知州趙時撫然嘆曰。宜廣者從其隘。而宜毀者從其靡乎。正之厄而邪之昌也。咎在予有司。於是乎集弟子安紹輩。議變置佛宇以廣弟子舍。分守參政潘塤。分巡僉事周鎬。咸韙厥議。知州遂列牘請於巡撫中丞濮江王玠。玠曰。黜邪翼正。孰曰不可。抑聞宋文正公仲淹。初知邠州慶州。後改戶部員外郎。知耀州。史稱公政務忠厚。

所至有恩。固不誣也。先是邠人慶人嘗尸而祝之。而今沒五百餘年於斯。耀之祠闕乎哉。吾懼民無所系其思矣。亟遷土佛而踣之。糞葺其宇。卽中以爲公祠。外因齋廡以居弟子員。毋怠吾將巡功焉。知州奉令惟謹。乃盡撤諸法像。聚僧衆于庭。訪其俗而還之。改殿爲堂。得五楹。設公之像于中。歲祀之。旁仍其材。掖之以廡。東曰經義。西曰治事。皆得九楹。分弟子員居之。南建門。得三楹。命曰文正書院。過之者。肅肅如也。北循崖穴土室。塗塞其罅。啓其扃戶。共得七楹。旁五楹分秩經義。俾日會焉。擇年長者長其約。會畢。乃至中二楹。更相問難。如讐如訟。卽弗禁也。經始于嘉靖二年二月二十日。迄于三月十五日則落之。聚材貿工。皆知州爲之。民弗知也。亦弗病也。龍聞而作曰。大哉聖人之道乎。猶夫海然也。君子于道。水之於海。學之而已矣。今夫水浮之爲川。坎之爲瀆。匯之爲江河。瞠若乎海而莫之及也。然學之不已。未有不至於海者也。是故愚嗜執其一德。狂狷憧於中道。仰視吾聖人。望洋乎其思也。苟矯其偏而割其過。卒亦必至而已矣。美哉公也。雖於聖人猶有間焉。其始講誦通乎六經。論說本於仁義。及其至也。恆先天下而憂。無負聖賢之學。又豈啻川瀆而已哉。蓋岌乎其源。滔乎其瀾。而浸淫於江河矣。由是循其津涯。溯而上之。雖聖人之道。可以幾而及也。二三子愼之哉。炎公之像。則思對越其神明焉。誦公之詩書。則思論其世焉。靜以定志。敬以居業。篤于信道。學以辯之。力行而蹈之。庶乎無不至也。若以小慧間大義。羣居嬉嬉焉。卽聖人終歲與居。則何益哉。浮屠氏將指而笑若曰。若殆儒其名而墨其行者乎。吾懼公神蹙然有憂色矣。是非所望于二三子者。二三子曰。吾儕固不敢也。

邠州文正公祠記

宋慶歷間夏人南侵疆埸日聳民用弗寧于野時文正公仲淹知邠州揚武布德夷夏讋服夏人至以龍圖老子稱之而不以名是豈唯翼蔽一州而已卽中原之地恃公之有甲兵焉夫公實內存先憂後樂之心而貧賤富貴毀譽欣戚又忘于外況諸勝敗之形無不愼焉故居則爲社稷之衞出則爲邊陲之鎭亦其所也先是邠人思公不忘建祠以修厥祀而猶儉陋嘉靖壬午春參政潘子塤行郡而省之曰是惡足以寧神居乎會州女祟繼作木妖憑之而爲言鄉人謀聚材爲廟以訛民俗潘子悉杖之女勒而配諸良材籍而歸於官妖是以息州又有東嶽行祠厥宇頗侈而非祀典之正潘子亦毀之將併其材以廣公祠乃請于巡撫御史大夫王翊曰文正公嘗歷知邠慶耀三州成茂建功德慶之祠美矣邠乃弗稱而耀復闕是以君子有遺憾焉並圖之而後可也潘子皇皇焉先下令于耀俾改諸佛宮而爲之至是邠祠亦落於成噲焉改觀龍曰天下之治在乎風之而已矣古之言治者孰有大于孔子曰君子之德風孔子而下宜莫如孟子猶夫孔子之言也而何取于風若是乎蓋風有聲而無形形有至有不至聲則無不至惟無不至而後謂之至也是故土囊決而氣噫焉天機至而籟鳴焉其感於物鬱則解熱則蘇慘則融滌則阜醒則析煩則滌晦則章仆則興疆則靡風之用大矣哉風以動之天之所以齊物樹之風聲君子所以興治其極一而已今夫謳者所處則人皆謳歌者所處則人皆歌所感故也況國之風聲典常以率之禮義以導之文物以宣之名器以昭之其誰不聞而興起乎是故式商容之閭者周俗丕變封王蠋之墓者燕

士用命不可誣也夫何彰善之響既息振德之韻又微斯日下矣是舉也黜邪而翼正尊賢而訓俗美哉洋洋乎其風也哉庶幾士迪其行乎官箴其闕乎民不惑於非乎而蔑微不至矣夫邠周之遺風實在抑不敏尤有責焉則上以風化下以風從油油然續二南之風者其能不跂以望邪故於是乎特書之

杜子祠記

杜子名甫字子美襄陽人也才振風雅環奇負大節傲睨公卿擇地而蹈之元宗開元二十五年隨京兆薦貢而考功下之困於長安之間杜陵韋曲川原寥廓花木佳麗地之勝也爰卜而居之栖栖涼涼垂二十餘載天寶十三年祿山稱亂乃徙於三川於秦州於劍南於成都既卒還葬長安而今室莽莽然垣墉而墟矣墓壘壘然木拱而薪矣京兆弟子員弔孤遠之躅興仰止之心乃列牘請於巡撫中丞大夫王蠡行部侍御史郭登庸吉棠王鼎段汝礪願卽其里祠而祀之諸君子是其議也檄諸西安守趙伸度址相材經畫規緒官畀百金以考厥工是用績于成或曰子美詩人焉爾提學副使唐龍曰子美豈特詩人已哉夫子美亂不忘君貧不苟祿困不降志蓋有三難焉是故天寶之亂逆刃犯闕天子蒙塵子美揮涕行在崎嶇以從閔至尊社稷之憂激諸將討賊之義諷大臣安危之計直欲挽天河以洗漁陽之兵以還靈武之駕主憂臣辱主辱臣死實以之也且貧無以振拔衣不蓋體寄食於人甚者採拾以自給則就升斗之祿而衍衍卒歲亦可也然擢河西尉不拜移華州司功參軍輒棄去召補京兆功曹參軍不赴餓死溝壑固其志乎末年趨蜀會嚴武節度劍南特往依焉武是時權傾天下使少自貶抑則富貴可立至矣乃

堅壁立之操。抗岸幘之容。踞牀瞪視。蹈刃不懾。豈非於大人則藐之哉。夫曰不忘君。不苟祿。不降志。猶不足謂之難也。惟不忘君于亂焉。不苟祿于貧焉。不降志于困焉。斯其難之至矣。則祠之也固宜。況子美之詩。黜華挺實。削浮崇雅。暢敍彝倫。匡翼世教。風騷而下。無不願執鞭焉。濯濯之靈。又何慚色於俎豆也。祀德者禮與。甄烈者訓廣。諸君子於斯宏矣。刑部主事張治道。竊慕子美之道。而詩日浸淫焉。勒於祠猶不在後。法並得書。

重修節孝祠記

嗚呼。士之在三代者。踔乎不可尚已。考德於三代之下。未嘗不於節孝先生。欣欣然而願執鞭焉。夫天下之眞。以僞離也。天下之質。以文敝也。是故反眞者刻其僞。貴質者黜其文。而於先生乎見之。先生道必事親。介必安貧。學必先志。事必反始。行必守約。教必成德。文必崇雅。任必居卑。三歲而嬰兒。六七十歲而老人。七十六歲正而斃。其致一而已。譬猶大圭不琢。其文密以理也。大羹不和。其味淡以元也。得孔氏之門而入之。其曾子閔子之儔亞歟。山陽先生生長之鄉也。室廬墳墓猶莽然在後之人緣而爲祠。歲時酹之。庶幾想像其儀刑。而恭敬之心生也。而乃木折瓦崩。周垣廢缺。棘蒙其區。潦集其堂。狐穴其枋。雀穿其墉。行道之人。無不嗟也。弟子牘以告予。摳衣而弔之。憮然曰。古之君子。旌別淑慝。表宅里。殊井疆。而敦勸焉。先生行古之道也。乃宇榛榛然。塚離離然。其何以爲訓。孰非官司之責乎。遂檄郡守葛子木。經理其材。而董役則於邑令姜潤身屬之。且戒之曰。先生平時居僅蔽風雨。故工無風雨震搖。斯可也已。至若廣棖題。

窮丹堊荒度土功非所以承先生之德也勿爲之既落于成物情于于然而暢悅矣昔蔣轉運薦先生於朝曰楚俗之厚實積倡之至于今淮之士大夫亮節砥行不詣公府不囑官政薄田弊廬晏如也被先生之德深矣夫何民心日懈靡靡而入於奢是可懼也於是乎樹先生之風聲以導之助流教化表正鄉閭猶有賴焉禮國奢示以儉此之謂也然則斯役之於民也大矣法得特書

正學書院續記

陝西古雍州也自昔馮翼之賢生於王國冠帶之士圜諸橋門名物肆陳典彝豐郁彬彬乎藹藹乎不可尚已既元孽竊運雄據百二之形戎寇穴於門庭兵刃接於原野詩書煨燼賢獻逋逸菁莪樸棫之化蒿焉亡矣肆我太祖高皇帝收復豐鎬奠麗崤函阨運既昌遺文復煥然而遐僻之壤猶闕夫師資奇瑰之士或軼乎程軌宏治初石淙楊一清以僉事督學政于斯深惟會城衣冠萃止典刑式昭乃議建置正學書院于中教授生徒工藝並程規緒用緝郡邑弟子員心懌神怡洋洋鼓篔忠藎彙升俊良咸奮賁飾川岳羽儀天朝如雲之章如風之翔三十餘年未之有改也頃因謬妄有司肆其曲說遏茲令圖儒士扼腕而興嗟學官撤席而不講嘉靖紀元龍不敏謬典學政延訪故實諸生趨而相告故老舉以爲言時御史大夫永平王翊行部侍御史榮昌喻茂堅良鄉楊秦咸廣勵儒術茂宣功令龍牘而請焉得復舊由是物情暢悅文教蔚興士橫經而執業者炳焉有加也學有興廢道有申鬱士有昌否顧不由乎上之君子賢若否邪士裁然而冠也秩然而衣也存乎學焉爾抑學也存乎正焉爾匪學不足以爲士也匪正不足以

爲學也。上之君子方以是倡之。二三子可自詭於斯道乎哉。其惟審夫取舍則正。博學強記則正。修明孝悌敦尙廉恥則正。執德信道力行不倦則正。夫遵下學之軌者。宏上達之用。執養正之要者。崇作聖之基。鑿井及泉。爲山終仞。士之爲道。若是乎其可也。乃若岐道術者其志雜。棄禮法者其度淫。離德性者其行悖。易成矩者其業遷。此二三子之恥。君子之所憂也。傳曰。周之士也貴。秦之士也賤。蓋周敦詩書。秦師法術。正枉既別。貴賤斯形。焉可誣也。二三子其爲周之士也夫。

大意亭記

南康之野有洞。距洞數里。曰五老峯峙焉。峯蓋洞之勝。郡之巨觀也。唯是唐李渤隱于洞。飼白鹿以嬉。今洞堙矣。五老峯故巖巖然。中峯卓立。旁四峯並峙而夾持之。厥色蒼蒼。厥氣沉歛。若鄉不貳之老。其位列不紊。若以齒然。宋淳熙中。子朱子知南康軍。嘗卽洞遺墟。糞除營葺。論道于中。暇日望五老峯登焉。陟降惟性。游息以時。峯於是乎重。正德庚辰夏。予小子行諸郡縣。首謁洞學。旣出。問所謂五老峯者。林莽鬱然。隱隱莫之辨。從者指曰。某處客嘗建獨對亭以觀。盍從之。亟赴。僅巔而已。乃攀崖循隴。渡澗越壑。忽得平砥焉。五老躍如于前。予迎之曰。峯在是矣。旣而仰若可挹。岐若可及。無幻形。無晦象。信所謂洞之勝。郡之巨觀也。而今而後。庶其見大意哉。豈天遺之以待吾人。而予小子顧幸有遭乎。是誠宜亭。或曰。無石。從者曰。崖可伐。或曰。無棟。曰。麓可採。或曰。工不足。曰。洞稼可易。然則無糜於官而民勿病哉。夫太虛無用以道爲用。道無體以物爲體。故太虛道之根乎。不亦隱哉。物道之器乎。不亦顯哉。卽隱顯之間。洋洋然物而非

物可見而不可執者夫所謂大意也今夫山堅者石也潤者土也而其宣陰陽布四時生百物則大意存焉耳豈惟峯哉凡川斯逝鳶斯戾魚斯躍月日斯照稊粃瓦礫亦莫不然夫何士洸洋自恣百姓呿呿吁吁晦也久矣君子由學而之敬由敬而之誠之明敬以主之明以照之誠以要之夫然後道之大意觸之於物得之於目契之於心又奚惑焉苟不敬不明不誠則太山在前猶瞶瞶耳而道乎哉此實洞之遺教也然則斯亭匪直爲山川之迹雲物之景耳目之玩可知也已

張先生鷃菴祠記

張先生紱字昭季號鷃庵富平人也平生積學砥行軌于大義著爲文章錯綜經典揚榷故實勒成一家之言洪武初舉明經教授京兆歷陞雲南布政司布政使時皇師甫戡聲教未融制度闕亡典章沉鬱先生至闢庠序度土田制兵賦修城堡建擅壝定法令陳儀軌布條格法若畫一民若安堵治行推爲天下第一璽書褒美特進吏部尚書幷命禮官傳布以風天下迨靖難之師次于金陵先生酌飲不入口自經于吏部之寢堂夫人暨其子收其屍殮之載而葬於鄉里後長子悟以懷才舉得從搢紳遊昔武王陳師牧野夷齊叩馬而諫左右欲兵之武王乃義而釋之餓於首陽薇以死夫自有夷齊然後人臣之節顯是故包胥哭於秦庭王蠋經於畫邑忠臣節士凜凜乎而起焉自有武王然後人君之度彰是故齊桓釋射鉤之憤晉文忘斬袪之讐卽五霸亦無修怨之事矣先生信以持義義以成信是故生則守官危則授命死不離次非今之夷齊乎文皇帝包荒含垢以體天道俾得反葬其骨曲全其家顯榮其子非今之武

王乎。夫先生死且百餘年于斯。耿光尚湮。君子憫之。既嘉靖紀元。詔天下甄錄遐遺。用廣褒勸。陝西路乃參政潘子塤蒞其事。學官王道舉先生以告焉。潘子曰。臣以守死爲難。國以顯忠爲大。先生死不泯泯。而今乃泯泯乎。遂列牘請于巡撫。並欽休烈。卽其邑建祠秩祀。逸典修焉。龍乃執簡屬言曰。節亮者動光。德樹者風遠。而是舉也。豈惟發潛闡幽。不遺先生之典刑而已。抑所以仰昭聖度。如天之無不幬。地之無不載乎。至于植彝訓。補國遺。其庸殆又多焉。吁至矣。

祀德記

祀。德禮也。夫德。仁之澤也。義之防也。仁義。政之經也。禮。士臨民有德。沒而民懷之。乃祀其神。俾依焉。政不務德者。則頗。頗則不廣。不廣則易竭。民之棄也。又何祀。滇古西南夷也。我太祖始版圖之。王師甫戢。百物未備。城隍焉。宇灰焉。士萊焉。民狉狉榛榛焉。乃布政張公首吏於士。秩而禮。修而度。陳而藝。極列而垣。陴創而祠。屋經而田。制兵賦。諸所規畫咸定。民于今德之。公關人也。中丞大夫王公亦關人。嗣以巡撫至。其治崇體習要。糾愿正枉。時守臣黷貨而虐。公力制其欲。卽羣從於刑不得逞。乃夾諸武豪侵南甸人田。彼咎怨。譯以徵詞。公割而還之。公以南陲密邇我疆理。卽其衝。樹柵結營。析列衞飲。卒戍之。及下令遏其私販諜我者。民皆曰日虐政莫予毒。而今甸安堵交無南牧者。公之惠也。詩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言君子之德也。又曰。蔽芾甘棠。勿翦勿伐。言民不忘也。二公有焉。皇帝嗣世十年。禮制修明。言念遺德之未列祀者。命諸按臣錄之。龍按是。乃疏二公狀以告。禮官雜議曰。曰紱。曰恕。咸無黍血食。如御史議。獲命。乃揭祠

祀焉。殆謂其有德也。謂其民懷也。謂其神聰明正直而一也。茲所謂禮也。夫滇隸華百餘祀於斯。黔定之勳。文節之忠。莫可尚已。然而衣冠結轍於道。民心依懷。將不但二公歟。夫何邈者格於聞。邇者逼於視。猶稱缺焉。實以俟夫君子。雖然。濫乃僭。僭不謂之禮。民勿依焉。愼之哉。

遺愛祠記

毀譽、私也。是非、公也。君子辨治。恆失於毀譽。而得於是非。何也。夫吏之儼然在位也。衆言異同。治之臧否。不可辨也。及其去也。至於數十年而論定焉。而後可辨也。蓋在位則政出焉。政有張弛。有好惡。故民有喜怒。喜者譽之惟懼不溢。怒者毀之惟懼不甚。又焉憑也。既去之後。喜怒之情。與物俱化。如氷之釋於水也。由是乎稱其治者則幾矣。故在位非無是非也。毀譽恆參半焉。去若歿則犁然天下之公是已矣。論人以毀譽者。十失十焉。要于天下之公是。百不失一焉。不易之理也。西安府領州六。縣三十。封畛二千里。邇來膏沃日縮。王祿邊食。歲加贏焉。且民健于私鬬。訟牒蝟集。自昔稱難治之地也。天順七年。蜀人余公子俊知府事。首闢庠序。獎孝義。甄貞烈。力于教化。其效並臻。乃科戶以征庸。準田以則賦。辨方以修塗。列肆以平市。本末洪纖。秩如也。城中井鹹鹵。飲者弗甘。則奠交滻二流。渠而導之。穴而注之。民利於汲。而今賴焉。雖百世猶不竭也。又於涇陽鑿山引源。灌田數百頃。即水利罔不用興。成化八年。魯人秦公紘繼知府事。恤民施厥愛。御吏訖厥威。勤於事神。祀惟其時。時守臣以會府官司。勞實倍焉。乃檄令馬丁佐其薪米。公獨弗受。衆竊議之。曰若矯也。尋有下僚被馬丁訐其跡。御史臺竟以賄論之。衆始服公識。會考績。推公天

下治行第一夫二公去郡五十餘年于斯歿且久矣郡賢士大夫長老童子以逮於甿隸詹詹然稱之不輟於口油汕然思之若弗能忘泫然若欲垂泣涕誠所謂天下之公是而不易者哉先是城東有祠祀者非人按察使陳九疇至乃繫其像毀之于衢衆共言二公法施于民有遺愛法得祀乃卽其祠並祀之昔王質知蔡州俗祠吳元濟質曰若虜而廟食邪狄梁公李太尉加德蔡人胡不爲祠乃命踣元濟像更祀梁公太尉陳君非卽質之意邪巡撫都御史王翊巡按御史喻茂堅清戎御史楊秦咸直斯舉也語諸龍曰盍特書之乃不敢以不敏謝二公又相繼爲都御史總制陝西軍務皆克修隄防攘虜寇邊之民德之猶夫西安也其地業已建祠且勒之石昭昭矣法不再書

遺愛祠記

景泰初漕政弗貲乃度江淮之鎭建都御史行臺以總攝其綱而首畀諸河州王公竑尋兼領撫事凡茲江北列郡諸州咸撫有焉嘉靖戊子春二月予小子竊辱是命惟夙夜凜焉而懼弗勝既至境上揖諸子大夫曰斲木者引繩則直立政者同道則治是故周公治東郊克愼厥始君陳克和厥中畢公善成之以休於前政以建無窮之基予小子悵悵然而無所從也自有都臺百年于斯執簡者孰賢子大夫曰皆賢曰孰可法曰皆可法河州王公其至哉詢于父老猶夫子大夫之言子弟相率以告與父老無以異也夫公爲給事時孚號同列奮擊權臣既爲都御史董帥三軍鞭驅虜衆是有社稷之功矣而於是也何有乃博采州郡志及讀公神道碑益知公嚴毅堅直政務酌于民心廉境內豪右而訖其法尤嫉貪墨吏曰是

民賊也。踣而斃之。威令虩虩然。如雷霆之不可褻侮。徐淮歲大祲。百姓饑餓。山東河南二路流民又猝至。公先發漕米一百六十餘萬石。近者計日餔以粥。遠者料量其斗斛而均布之。轉徙者路食之。長活凡三十萬一千人。病者給之醫藥。又活一千四百人。被鬻者贖還其家。一千二百四十四人死者殮而葬之。三千三百餘人。夫周近遠。庇死生。療病而還鬻。公可謂無所不用其至矣。後公被誣繫者至。易衣一襲。顧小舟以行。民如失慈母。攀號而送之。天順間。公再蒞。民又如得慈母。老人僂傴丁壯踴躍。童子歌謠而來見公。連屬三日不絕。法以防民。仁以養之。是故威行而愛立。予小子皇皇焉思所休于公之政而未之能。然亦不敢惰也。既弟子員上書曰。封南國之棠者。思召伯之政。泣峴山之碑者。追叔子之德。公實懷柔我土。其有以系民之思可也。先是西湖之澨有浮屠氏宮。官司撤其土像。麾散其徒。若有待焉者。郡守葛子木有志於公者也。乃增置規緒。繚以周垣。略公之木主于中。而以名請。夫公去淮八十餘年。而今日子大夫與父老與子弟。邈乎聲容之不相及也。乃油油然而思之。思之不足。又乞祠之。有遺愛哉。於是乎命之曰遺愛祠。

偶然記

龍不類。正德四年己巳二月。除郯城令。四月十九日。赴縣。寓公館。時境內七八月不雨。民搖脥以相食。龍憂焉。二十日。約僚屬與父老與弟子員。縞衣徒跣。十步一拜。徧索神祇而禱之。初日色蒼蒼。拜至於城北門。幾一里。雲凄然。風冷然。又二里。至風雷壇。雨則至矣。又三里。乃城隍廟在焉。雨若澍。中夜方止。二十一

日之任。越三日循行。原野麥盡起。禾黍佈種。是初攝事耳。敢云有德政然乎。是年八月初吉。天東南若霽若氛。暗日之光。驚愕不知其自。左右曰。此飛蝗也。乃焚香率羣吏伏於堂下。少頃若失。去既偵之。蝗實起自潁檢。避郟之境。直矚沂州蘭陵里而止焉。尋御史儲公朝珍。偕守巡官行縣。稱之曰。蝗不入境。今見之矣。龍曰。烏乎敢。五年庚午夏。又不雨。民嗷嗷然。龍復約父老禱于城隍。辭母氏往宿廟。母氏曰。日赫焉如斯。安得雨。龍曰。惟盡吾心焉耳。遂往。其夜月色皎然。至四更。耆民張燮大聲呼曰。東方雲起。龍急披衣危坐。鷄鳴。雷電交作。雨若懸河。四境霑足。稱豐歲焉。十年乙亥。得授侍御史。十一年丙子。行部雲南。十二年丁丑秋。大旱。祈禱無應。總兵沐公玉岡憮然曰。巡撫追理職田。無辜被繫。天旱在斯乎。敢以告。龍卽徧檄府縣。各閱其囚。會城乃親閱。副使杭東卿以分巡參議劉惟新以分守。咸預焉。時七月十八日也。初閱昆明縣。釋三十人。雨次閱雲南府。釋五十餘人。又雨。又次閱布按二司與六衞。釋者益衆。雨亦不息。城中欣欣然。守巡二公驚且異。沐公欲爲建感雨亭。謝之。士夫諸生陳詩者。無慮數十人。亦謝之。嘉靖元年壬午。授陝西按察司提學副使。是年冬。無雪。十二月二十七日。巡撫王公汝溫。檄諸司禱於城隍。而以祝文屬焉。龍以雪惟元日爲上瑞。所爲祝文。直祈元日雪。同僚數之曰。元日無雪。奈何。越三日。除夜。星方煌煌。至五更。霰先集。旦大雪。次日方霽。王公與諸司曰。靈哉文也。豈其然。豈其然。七年戊子春。以都御史董漕政。兼撫江淮。七月之望。淫雨爲害。百川皆溢。民曰。雨不止。田不粒矣。乃下令。集新舊城父老。禱於城隍。令初下。雨祁祁然。既父老集。雷收其聲。雲斂其淫。日現中天。父老懽呼而謝之。蓋久潦至是晴焉耳。龍無預也。

十一月。又旱。無雪。憂在麰麥。預出檄戒府縣。以時禱。檄行於初八日午時。初九日晨。偕總兵容堂、參將東明子、理刑主事李子尙絅、胥出省河患。舟行數里。密雪瀌瀌。散漫交錯。呈祥弭害。若有相焉者。二三君子咸奇之。又不知龍實何能爲哉。昔劉昆爲江陵令。反風滅火。再守宏農。虎北渡河。光武勞之。昆曰。偶然耳。龍亦偶然也夫。都水郎呂子從質曰。先生愛民之心眞。憂民貌可掬。故旱與澇與蟲蝗與無雪。皆切切然爲民以禱。故天亦不憚其煩而應之。龍曰。有是哉。有是哉。

狀元題名記

器識、本也。文藝、末也。道德、實也。聲名、華也。是故君子宏器識之本。兼文藝之末。崇道德之實。昭聲名之華。本末以相因。華實以相成。夫然後可以謂之至矣。高陵呂子柟。字仲木。號涇野。人稱涇野先生。生而岐嶷。昂然不羣。既長。逖修古訓。式遵世典。閑於詩書禮樂。爲文務崇理致。略諸近體。光而不耀。質而不俚。典則炳如也。宏治辛酉歲舉於鄉。正德戊辰試進士。敷對大廷。洋洋數千言。奏名第一。授翰林院修撰。龍幸附末杓之光焉。時逆豎瑾播張兇威。以搖毒於縉紳。尊官競爭事請謁。仲木、鄉人也。則以禮自防。而履迹不交焉。瑾瞋目而視之。仲木不震不懾。矯冥鴻之翼。抗浮雲之志。退而耕于野。曰泳聖涯。咀道腴。周旋子職。曰、吾將終身哉。四方學者。從之如雲。臺諫論薦無虛月。既嘉靖紀元。辟用賢後。璽書至門。於是仲木起復館職。以附行可之義。侍經筵。以廣論思之益。尋以議大禮弗合。出判解州。不過家門。怡然就道。夫仲木立志惟崇。居業惟廣。器識昭矣。厭薄浮靡。敦尙典則。文藝修矣。希聖賢之軌。勵忠孝之節。道德亮矣。今名休

問。如斗之揭。如川之流也。聲名茂矣。邑令鄧與仁尊尙其道。乃登其姓氏於石。而布諸學宮。用樹風聲。引表儀。以風夫二三子者。龍曰。遐哉舉也。二三子其不勍然而興起乎。雖然。仲木之道。在器識不在文藝。在道德不在聲名。卞氏之璞。不飾五采。蓋其質至貴。五采不足以飾之。仲木之道。猶夫是也。是故二三子。先器識而後文藝。內道德而外聲名。緣本而末。自實而華。則幾矣。苟本末倒施。擷華而廢實。毋乃取諸其外以遺乎內。而於仲木之道弗類矣乎。終不幾也。吁。二三子其善學焉。

鼇峩精舍記

三原馬子伯循。誦先王之法。希聖賢之軌。典刑所昭。風聲斯被。其諸弟子員。振衣承響。喁喁以從。其集如雲。其立如林。馬子敝廬不葺。環堵蕭然。而弟子多至。無所棲止。是故來遠而居弗寧也。教勤而習弗專也。僉事周子宗化行縣而知之。憮然用惻。乃議搆精舍以尊其教。前令王成章曰。此實下吏之闕也。西有浮屠氏之宮。叢穢伏奸。大墮世典。誠易置之。豈惟正之用昌。卽邪亦于是乎黜矣。而況民俗罔不釐乎。宗化曰。善。乃亟命毀之。變地以爲基。徙材以爲宇。命之曰鼇峩精舍。夫鼇峩山之勝地之靈也。舍實當其勝而會其靈。弟子鴈行以居。馬子儼然而臨之。發疑待問。率以躬行。訥于禮法。龍嘗再至焉。弟子進趨趨爾。立肅肅爾。退翔翔爾。志而確然。文而蔚然。美矣哉。馬子之爲教也。乃作而言曰。化以教善。德以學成。是故上古之世。家置一塾焉。黨置一庠焉。選民之秀者而升之。宣之以容節。訓之以德義。申之以戒令。齊之以讀法。上植其教。功令布矣。下修其學。明德成矣。夫然後鄉舉之。里選之。庶幾博聞孝弟聰慧賢仁之士。油然

興。彬彬乎其盛。而可勝用邪。迨夫王制湮而道化塞。博士闕而學徒散。家不建塾。黨不立庠。鄉不舉賢。里不選士。古今不同。而美惡之風異也。弊矣。竊聞覿翫者思樂。覩羊者思禮。昔宋鄙伯有意井田之制。乃買田一方。經畫區理曰。庶幾可興乎。今夫浮屠氏之宮。連甍接棟。盤絡中土。視諸學宮。實百倍之。苟悉爲易置。以廣賢林。以增化本。孰謂家塾黨庠之制。鄉舉里選之法。而不周復邪。夫精舍誠足以基之矣。而吾馬子則有鄙伯之心者哉。

平田記

是維陝之東郭之鄙。終南在南。杜曲在西。華巖驪峯在前。澧滻厮流而滙之。周原廣野。中平如砥。四旁有幅。吏部郎管子汝濟。居廟堂而有田園之興。退焉築室而耕之。其自稱與夫人稱之。皆曰平田。予侗乎不得其說。既適于野。見一人田於高崗。苗則槁乎爾。又見一人田於原野。則苗勃然興之而不可禦也。乃召老農而問之曰。二人田惡乎而不同也。老農曰。是故地使之然也。高崗地隘而脉磽。地隘則險阻多石。脉磽則土膏不豐。故田之者其本不舒。其苗不達。其幹易枯。實槁也則宜。原田畝平而廣。土潤而腴。平而廣故化生無窮。潤而腴故灌溉不竭。由是播之驛驛。穮之綿綿。穫之濟濟。夫其興也。又何怪焉。子忻然而笑。怡然而寤曰。斯固管子之謂乎。夫人之一心。掬而方寸焉。則夫田也。天命之性。若投種然。則夫苗也。衆人之心。町畦既形。藩籬又隔。榛茅塞之。兀然不得。其平也。是故傾欹頗側。其天機息而已矣。君子平其町畦。闢其藩籬。伐其榛茅。理義沃若。雨露潤焉。鷄鳴孳孳。人力至焉。是故培之則達。引之則伸。性之根靈而固。

澤而不枯善之苗苗而萌油油而盛田惟平則苗易長心惟平則善易與其極一而已矣他日問於管子管子對曰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子之謂也予曰旨哉味乎抑聞閔子曰學殖也不學將落蓋苗以殖而成穡也人以學而成德也否則鹵莽之滅裂之落而已矣是故苗而不秀秀而不實尼父所以與嗟日服其鏄不解於時罍公所以申戒吾見管子曰學而殖之則崇治性之要廣耕道之業充飽德之休猶田之穡而有秋也其何落之憂焉或曰昔陳平爲社宰分肉至平曰使平得宰天下亦如是肉也而管子出而加於國家亦如是田矣夫心平政平理固然也陳平之平發於技故宰天下出奇用譎則猶在君子之後乎管子之平絜于心吾見加于國家者持公正之衡畫均一之準不尙異不作好惡不立偏黨猶曰不平未之或有也管子勉夫

重修清軍御史臺記

國家定制諸路彪列庶府修秩班位凡德刑政事卒伍咸分任之又並建御史臺司察其過而繩其違愿蓋陽舒而陰慘天之道也仁經而義緯治之則也夫陝以西古殽函之地四塞之國也清軍御史臺乃較軍實而申儆之外威四夷內衞華夏責不重乎哉嘉靖元年夏五月御史楊子秦扶命而西會臺歲久寖圮曰吾方皇皇然憂吾職而居非所懷也於是抽逋丁塡逸伍軍實用豐既乃恆雨與焉臺益圮不可居西安守趙子伸亟請曰有令聞而弗美其室雖或人以病夫獻子而臺至不可居則可以撤而新之卜日興役聿巡功焉材因其良而易其腐石用其堅而變其肥垣緣其高而增其卑墁仍其樸而飾其陋其堂

噲噲宣憲令也其室翼翼儼日監也巖巖其墉愼周防也闢地爲圃因圃爲亭柏挺其柯竹揚其標亭曰直節振義概也堂曰澄心勵德操也門之左右綽楔錯而峙翬飛壁立著表儀也憲令布則法軌宏日監臨則燕居暇周防峻則維範密義槩形則典刑昭德操亮則志慮燭表儀遠則風聲樹其嚴乎詩云君子攸寧蓋言考室以休息其身也斯臺則惟敬之不暇攸寧乎哉蓋奉一人之紀綱而布之天下其道固若斯也竊聞古之君子有所敬則登而銘諸器而居者之於室日奉以周旋庶幾知道也乎既授簡于漁石子曰盍其書之夫詩載泮宮又詠閟宮無不詳也臺實紀綱攸司役之善者也而況以敬承之哉則繹而載之以紀其美無亦古義乎又何辭焉

按察司題名記

陝西按察司先是植石而維之以亭凡吏於茲者名氏爵里咸勒而登之歲久且盈嗣至者迄無載焉乃旁有石渾樸無文踞焉若有待豈孰圖繼之而未成歟嘉靖壬午按察使高君顯至爰命匠氏以終其緒上下數十年名氏爵里如指諸掌皖然有關于斯政也亟語諸龍曰石鼓有文盤盂有銘所由來者久矣子盍文之而以諷焉可也竊惟立政之道紀綱而已矣何也蓋國之有紀綱猶墉之有楨榦也楨榦不具則墉隳矣紀綱不陳則國殆矣我國家定制百辟庶府咸有攸司夫紀綱之大者內總於御史臺外建按察司于諸道以分攝之而定國經貞彝度崇化本糾官邪詢人瘼訊獄牒胥于是乎出故特茂其選樹其風迹列其表著異其章服受專道之命分直指之符斯不亦重乎哉秩專者責厚表正者化行故治斯職

也。風之以節。肅之以威。蒞之以明。正直無私。忠信以要之。曰紀曰綱。秩秩如也。炳炳如也。則克愼有位。罔不用休。若裘挈其領。順者不可勝數矣。一或反是。則曠官僨事。罔不用否。譬則絲之在笥。而以手梦之也。夫取舍異則臧否形。臧否形則美惡定。故君子不可不愼也。撫峴山之碑者。思叔子之德。讀燕然之銘者。醜車騎之行。惟石弗朽。惟名托焉。美則傳。惡亦不泯。未之有改也。貞哉斯石。有位者之監。固凜然而在也。豈直爲名氏爵里已乎。

屯田分司記

趨廟而覩器。歷國而見籥。是以憮然有遐思焉。余讀書每嘆前代明法遐軌。咸肇自關輔。以王迹所起故也。既世氏上下。制度改易。遐哉邈乎。不可復矣。惟夫屯田之制。揣變追合。不廢諸古。而張掖浩亹方略。猶幸什一之存哉。緣陜以三面而抗戎狄。阻一面而守之。府衞碁布。而什伍之士數十萬。不能一日不食也。雖曰擁膏沃之野。挾上上之田。邊儲若邱。王祿若流。百姓緣南畝。衍衍終歲。亦無幾獲。輸於官者倍之。而官之經費又倍之。蓋帑藏竭於飛輓。倉庫耗於供億。軍非屯田。果能滿贏而食乎。是故不得不存也。古之屯者。荒度曠土。分畝羅堠。盡驅諸士卒。且耕且戍。屬有疆場之釁。則荷戈而前矣。今之屯。則軍以十爲率。三務田作而繕其耕。七備戍守而治其戰。均任其甘苦。而更番休之。雖制略不同。塡兵食而經國家則一而已。夫其間肥瘠比次。易淆也。強弱紛錯。易併也。輸運偸惰。易負也。斂散高下。易欺也。故昔時置農都尉及典農中郎以監其事。今建按察分司。分命僉事一員領之。弊緣法興。法以人治。固也。先是分司臨於永

豐倉倉乃屯所出入分司密邇則得親詰其弊而綜核其實官固縱縱乎勞也而貪利之徒斯解其奸矣宏治中乃遷諸按察司之東而勢遽隔日惟按籍揣摩之而已由是武豪率以大量受而以小量散之其入也勒其餘其出也減其額諸所勻奪侵貸又蝟而集也嘉靖癸未濮州桑子溥以僉事來督屯事廉得其顛末乃質于按察使袁子撰曰分司昔臨于倉而中始更之人爭來言復舊便則予何愛一身之逸而不以息諸弊乎惟長者是圖乃列牘請諸守臣咸曰其如議於是卽倉之左維書其餘地而基焉材雜取于淫祠力取於屯之餘卒甲申三月初吉經厥始五月之望落其成中秩秩而外有紀儼然矚其倉而臨之踈棨日宣奸慝無所容斯固役之不可以已者乎桑子克振於才下嚴憚之先攝屯者列挺陳械而額不完桑子每一致期輸者襍屬不絕國計兵食賚賴焉是故君子罔不健其政云

重建按察司分巡河南西道記

予讀書每至論秦形勢之勝未嘗不掩卷而嘆曰嗟哉安得結鞅攄軾一觀所謂天下之百二乎而今游者三年矣月見黃河湯湯焉鎬基奕奕焉華嶽吳山矗矗焉壯矣哉天府之國也其諸延鄜二州則又列門屏之險峻藩籬之防豈不猶常山之蛇而當其首者邪正德壬申其地奸宄煽妖聚而爲亂聲震諸郡邑大興徒兵而翦滅之矣守臣議曰延鄜重鎭古嘗設經略招討之官是故韓范咸授鉞焉而今獨闕乎哉遂疏以告爰命陝西按察司分巡河西副使弭節于鄜得兼治兵撫民之任歲弗之更也時華亭沈君恩實首畀焉又析西安潼關卒千人更番戍守用消隱慝策之善也然而營柵未備卒猶僦民之屋以居

而喁喁不便。民亦焦焦然苦之。沈君乃購基于市。將列營焉。未績於成而行矣。嘉靖壬午秋。福山孫君樂擢是秩。至則衆告曰。予儕小人。赴千里之命。而不獲一室之安。實用離惕。孫君曰。豈惟汝然。夫分司且傾圮。屬風雨之期。棟若壓也。榱若崩也。汝弗知之乎。顧政有墜逸。民多瘡痍。猶未遑焉。姑退以俟。踰明年則諸廢具舉。百物用熙。孫君曰。是可以從事矣。境內多材木。麾諸卒採之。小者負且曳。鉅者輿而撥之。幷命匠氏陶甓于野。伐石于巖。既具。乃以先所購基。卽南北郭門之外。易地二區。立環堵。建營室。居諸戎卒。以避燥溼寒暑。中築臺而蒞之。時較其技勇而觀其習變焉。且崇牙藨之壇。修葛藁之膚。于是軍不露宿。武不廢蒐。神不乏祀。馬不闕秣。美哉役也。嗣又籍其餘材。以葺分司之居。前堂後寢。周廡掖室。重門高垣。煥焉肅焉。至於胥吏輿隸居有舍。鎧仗旗鼓儲有所。等威以昭。周防以峻。瞻視以式。斯又不亦善乎。甲申秋。成而落焉。孫君亟語之曰。斯干、紀厥成也。子獨無詩人之意乎。予曰。請言居之之道可乎。夫自古封疆之臣。訓旅息衆。服遠懷邇。而寧輯其邦家者也。匪彊弗克。振之在有威而已矣。威勝則虐。綏之在有愛而已矣。愛勝則弛。糾之在有法而已矣。是故國之命詞。優之以節鉞。曰、爾揚爾威。本之以文治。曰、爾均爾愛。兼之以臬事。曰、爾正爾法。政之大經。天之則也。君子於是必申儆軍實以盡威。勤恤民隱以盡愛。糾逖奸慝以盡法。則居得其道而安矣。苟于三者一物紕謬。則居失其道而危矣。詩云。不遑啓處。夫惟不遑于處。而後可以處也。君子居斯者。無亦於三者皇皇而是務乎。

軍器局記

天生五材以制兵也國制五兵以衞民也所由來尚矣蓋大有道之世不能絕寇賊奸宄之患堯舜文武之爲君不能廢金革之事固不易之理也歷較往代制弧矢者威廣銷鋒鏑者禁亡鑄劍戟者業固廢戈甲者盜起所尚既殊效亦立異其勢然哉夫陝西控扼諸邊陰山之西狼望之北敵騎擁衆觀望蠕動相挺而起突而馳之斥堠聯絡而烽火日相望也戈鷙鳥者矯其矢格猛獸者奮其挺卽欲銷兵撤武不可得矣先是衞所軍器各自成鑄星散無統監工不設閱視以文是故官胥緣而爲奸以匿其數市司上下其價以竊其值工藝肆其不良以私其有武庫日索而中國之長技隳矣嘉靖紀元侍御史良鄉楊子秦以清戎至得兼檢勘軍器廉而知之憮然曰國之大事在戎而若斯乎哉固不可也惟是會城與寧夏延綏甘涼爲陝四鎭咸有鎭巡重僚幷守巡幷兵備幷將領而共臨之抑堅材良匠罔不聚焉孰若鎭置一局析密近衞所以隸焉局置四所所各置典守以千百戶爲之又總立監工命守巡或兵備攝其事若軍民雜出之料值藏于府藏則如舊也每歲之春府藏出其料值于局局散之典守典守命市司平易其材以充乃選衆工而畀之俾日以將事監工省其勤惰辨其工苦稱其廩餼而行其賞罰既成舉而登之於武庫夏如春秋若冬如夏歲終一閱三歲大閱值不敷責典守材不良責市司器不堅責工司程度不密監工無以辭厥咎矣又括各府之宿料與夫羨餘及訊前日官胥之所匿市司之所竊工匠之所私勒限而還之裒積其數足若干歲乃省民若干歲之輸弗徵焉夫張絃者以善鼓也更化者以善治也或在茲歟乃合牘請于朝司空執奏曰斯固節財利器革弊益民之大計乎報如議乃卽城南廢廨改爲局四所

麗於左右而掖之。武庫奠諸其後。門扉巖巖周垣不疏。觀者美焉。其諸三鎮亦次第以興。竊惟糾天下之政存乎法。舉天下之法存乎人。是故斯局之興焉。凡茲典守、市司、工司、監工、孰不有責乎。雖然。典守弁而武人不能盡責焉。市司市人工司工人又不當責監工者。乃儼然國之大夫君子也。有正直之德。有綜理之才。有賞罰之任。于是乎竭忠盡瘁以臨之。則節財以省費。利器以宣威。革弊以息奸。益民以固本。亶乎有在矣。一不然。吾見弊弊然猶夫昔也。禮曰。百工咸理。監工日號。責成之道篤矣。大夫君子。毋忘斯禮可也。

固原兵備題名記

固原長壕大塹。連山峻極。四塞之接。而襟帶之固也。秦屬北地郡。漢及晉俱屬安定郡。唐改固原州。至德中陷于吐蕃。宋咸平建鎮戎軍。元立開城路咸平府。尋降爲州。國初府與州俱廢。成化五年。用守臣議。設固原衞。宏治十五年。復置州。中建兵備而以按察司副使領之。三十年于斯。代者藉藉。寖不可考。嘉靖二年。成君質夫來攝其官。乃哀各姓氏。視次第。勒于石而昭之。爰命書其上方。予攬轡憑軾。周遊天府。竊有以覩其形勢矣。寧夏環靈武之境。延綏引朔方之圻。甘涼結湟州之壘。共阻三面。以扼南牧之敵。而元戎甲士。利劍勁鍛。罔不聚焉。然延袤不啻數千餘里。山川糾繆而迤邐焉。烽火不接。聲勢斯携。固原居中而執其樞。左顧則赴援綏靈。右顧則迎應甘涼。擊常山之蛇。以合左右之節。逐中野之鹿。以成掎角之形。固原實有焉。今夫山豺狼所嗥。狐狸所遊。境日駭也。虎豹憑其嵎而踞之。以張其爪牙。則百獸影滅。卽採蘩

藩者不至矣。是故奮直諫之節者。寢淮南之謀。尙全勝之道者。破先零之計。君子居朝廷則朝廷重。居邊鄙則邊鄙重。猶夫虎豹之在山也。固原之險。山之隅也。兵備實司其鈐轄而四夷之守在焉。干城之託畀焉。其可不隱然爲虎豹也乎。人皆曰險在地而不在人。重在人而不在地。斯固也。抑人重則地得其險。而金湯足恃。不重則地失其險。天塹劍閣。非我有矣。夫險亦在人乎。是故不可忽也。然姓氏既在。得失斯形。由是重邪。石昭昭然。由是眇諸躬而已焉。石亦昭昭然。而君子欲不重不可得已。則石固有砥礪之道乎哉。詩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此之謂也。質夫之意宏矣。

漕運府總參題名記

我國家定制。每歲諸路漕米四百萬石。以輸于京師。京師居北。漕多出東南。襟江帶湖。表裏諸河。水道五千餘里。舟艦如林。至難集也。師長如雲。士卒如雨。又未易約束也。惟淮執天下之中樞。左瞻則北在焉。右之去東南亦無幾也。乃于是建置漕司。並設文武之臣以提攝之。文臣曰都御史是已。武臣曰總兵是已。而參將副之。凡諸經緯其政。張弛其法。伸縮其數。平其料量。程其期會。釐弊興效。甄勞糾慝。補欠散贏。皆以授之。歲上計而考厥成焉。內外以相維。首尾以相應。本末以相承。遠近以相濟。譬若裘然。于其領而挈之。順者不可勝數矣。上下百數十年于斯。總兵自陳公恭襄以至於今楊公希仁若干人。參將自陳公亮以至於今張文光氏若干人。希仁植石漕堂。比次名氏。勒而登之。以觀久遠。偕諸文光以記問於予。而不能辭。惟漕至重也。至大也。乃畀於二三臣。而二三臣賢乎。國之鎭也。軍之庇也。一弗賢。國之蠹也。軍之殃

也。其所繫誠非細矣。都御史臺。先是有題名。予歷數之。賢若否。與高下。如黑白然。未嘗不惕然省悚然懼也。而今總兵府題名。又巖巖然峙矣。賢若否。與高下。亦如黑白。獨不可省且懼歟。蓋人之著於其名乎爾。名之著於其石乎爾。希仁文光。克嗟克勤。裨于漕廣矣。由是善作而思其成焉。愼始而要其終焉。則石不渝。名亦不渝。此固希仁之意也。雖然。猶不能無望於後之君子共鑒於斯云。

渭西雨別記

嘉靖丙戌之歲十月初吉。校士於槐里之行臺。侍御史兩峯子。鷺車彭彭。繡斧桓桓。行部於蜀而道經焉。於是出祖之於郊。渭川在西。波光上下。昭映几席。乃浮而酌之。甚相樂也。既酣。兩峯子出所攜河東雨別卷以示曰。此內濱涇野之贈言也。子其何以語我。龍曰。嚴憚太深者流於畏。卑遜太過者近于侮。是故君子崇虛受之節。防其畏也。恥足恭之容。惡其侮也。兩峯子曰。我能行之。言必再。龍曰。喜察者淆其明。尚猛者損其威。是故君子用晦而明。無不明也。不怒而威。無不威也。兩峯子曰。我能行之。言必三。龍曰。竊聞異同立則愛惡偏。邇遠間則泄忘形。是君子舉賢、賢者不以德舉之公也。罰罪、罪者不以怨罰之當也。兩峯子曰。我能行之。我辭子往矣。夫鑑、納天下之形。其質明也。谷、收天下之聲。量不盈也。予三言之。而兩峯子三行之。遇而若約也。悅而若釋也。赴而若奔也。則予敢不稱賀。乃繹其言附于末簡。名之曰渭西雨別。渭西從地也。時雨初霽。故亦從雨也。

兩厓記

兩厓子訪予於射陽之干。予問之曰。何謂兩厓。曰。通山之野。厓左右拔而起。而中洞焉。盤旋其間。心怡神懌。因號喻志。將終身居之焉爾矣。於虖美哉。矯乎澤乎。秩秩乎比德也哉。君子之道。曰節曰量而已。足以有執之謂節。廓而大之之謂量。節峭而嚴。量易而寬。其理異也。是故尙節者多孑孑之行。而量或鬱。厚量者多溫溫之氣。而節或刓。雖然。宏毅合德。任重之器也。剛大並用。配義之功也。節非量則隘而難居。量非節則和而失則。胥失之矣。夫兩厓特乎起。挺乎峙。有節之道焉。兩厓之間。忡乎虛。恢乎有容。有量之道焉。君子以之秉道履正。直已抗衷。禍不慽。福不回。威威不震。高官大爵不誘不奪。南山之石巖巖然。中流之柱屹屹然。其節勁矣。畜德納善。愛物愛人。靜以定躁。廣以去隘。明以疏壅。悅以蠲忿。若谷之虛而無不通也。若澤之大而無不容也。其量宏矣。夫節易偏。以量持之。不矯不亢。偏斯矯焉。量易過。以節鎭之。不隨不靡。過斯洩焉。是故量以持節。則節彌固。節以鎭量。則量彌光。剛柔相成。同異相因。和敬相須。味有甘苦。成和羹之用。音有疏密。全至樂之節。兩厓固有取於斯乎。予見兩厓子砥行貞度。凝然有壁立之勢。尤且居之以虛而不盈也。執之以宏而不隘也。是不惟取其名而且履其實矣。兩厓子曰。節量並宜。君子之道備矣。敢不終身居之。

對紫亭記

瀨溪之濱。紫峯削成。巉巖蔚薈。拔衆山而起。峯前石崖嵬然。端若拱峙若立。閩之名勝。莫或先焉。中丞大夫林公豫齋。明德策勳。邦之紀也。死而葬于紫峯之麓。子廷尉以吉。孝思之心。頎乎其至也。乃卽諸石崖

搆亭而對之。紫峯在上。石崖在下。紫峯在後。石崖在前。巒壁巖巖然。曖乎若接乎其容。風木鳴鳴然。瞿乎若聞乎其聲。霜而肅然。雨而濡然。悽愴怵惕之心油油乎而生。不可已矣。漁石子唐龍聞之曰。以吉、孝之至也。夫子之事父母。曰生而盡力。死而盡哀。遠而盡思。而已矣。生而盡力。卽孩提之童與塗之人。苟未喪其良心。夫人而能之。死則有間矣。遠則又有間矣。獨不聞朝祥而暮歌者乎。絲履組纓。雖聖門之徒亦爲之。是則可戚也。是故孝子仁人之道。必其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然後爲存之至焉爾。若吾以吉豈非所謂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者哉。故曰。以吉、孝之至也。宋人徐司戶以父羅城君名石。行避勿踐。器皆禁勿用。夫豈遠其親歟。蓋積不忘乎親。故踐石則惕然。用則愀然。甯其不見之爲安也。若哲不食棗。建不薦芰。皆此類也。以吉不忘乎親。故對紫峯欲常常而見之。生也陟岵而瞻。死亦若是已爾。無亦以以吉之見而學積之不見乎。記曰。視於無形。聽於無聲。此之謂歟。

逸老堂記

盈虛、時也。出處、義也。勞逸、分也。榮辱、幾也。一消一息。協時之極。一進一退。執義之衡。一動一靜。守分之正。一吉一凶。明幾之神。是故功成者退。四時宣其序。龍蛇之蟄。萬物存其身。順時而止。君子觀其象。吁至矣。予師白樓先生。年三十有奇而登進士。居侍從者凡二十年。嗣典國學。再掌邦禮。尋進東閣大學士。任冢宰以均六典。純勳令德。儼然以繫天下之望。先生乃曰。吾老矣。老矣。吾將請焉。夫曰虎邱。吳之勝壤也。先生子子孝進士。乃緣其東麓。闢而搆堂焉。中虛外廣。林坰交映。旁累石爲峭玉朵雲之峯。瑰奇縹緲。矗矗

而起。以待先生歸老而逸于斯也。孝哉子也。既嘉靖八年春。先生七十。遂引年以請而得謝。月給以米。歲給以夫。禮至厚也。於是先生退而登堂。鼓琴陶陶然。琴已賦詩。詩已放音而長歌。歌已舉觥酌酟三行五行。乃左攀峭玉。右據朶雲。睨姑蘇之臺。矚五湖之波。而不知天地之爲大也。秋毫之爲小也。古今之爲久也。呼吸之爲微也。氣蒙蒙而物職職也。蓋神息其勞。精止其搖。道忡心休。身安不殆而不辱矣。是故盈虛順乎時。出處因乎義。勞逸齊乎分。榮辱辨乎幾。而于先生見之。易曰。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先生深於易者哉。龍嘗得聞易於先生。將振衣曳履以升先生之堂矣。而于是乎揚其聲云。

氷檗軒記

龍行部江西。嘗詢遺逸之士於巖穴之下。而得氷檗先生。先生安福人。吏部郎一卿之父也。自號氷檗。夫氷之性寒。檗之味苦。君子恆比德焉。寒德之貞也。苦德之固也。寒以甯性。苦以定志。性甯志定。而後嗜欲寡。嗜欲寡。夫然後可與語至理。予悲夫世之齷齪爾沒沒爾。而不知返也。惟勢則炎。惟利則甘。勢炙其手。熱而不濯。豈能寒乎。利誘其衷。逐而不厭。豈能苦乎。杯飲者不識敦彝之制。巢居者不識山藻之文。先生忘勢若遺。不附其光。蛻利若脫。不沃其膏。殆古所謂不貳之老非耶。龍乃載之文。以昭其隱節。俾不泯。抑以激吏之貪者俾廉。化俗之奢者俾儉。庶幾民風渢渢乎興哉。

月湖記

月湖者。月湖先生之所居而從事於學者也。先生、農城人。初居城之闉。民居雜焉。市囂湇焉。乃憮然曰。學

者、適夫道者也。志者、致夫學者也。居者、定夫志者也。閑焉而居。其志也離而已矣。志誠離其學也。雜而已矣。學誠雜其道也。闇而已矣。故君子愼所居。惟是距城數里。水所瀦爲湖。厥形肖月。曰月湖。先生乃緣而爲屋而居之。日治六經之學。於理澤如也。遂以爲號。月湖由是重於天下。夫天下之地。其有以人重者乎。天下之人。其有以地重者乎。地以人重者。人重於地故也。人以地重者。地重於人故也。予嘗望廬山而登之。猶夫山也。得吾考亭卽而論道。宮牆翼然。由是山之一巖一壑一草一木。天下莫不重之。其信獲所遭哉。載弔臨觀。徘徊遺閣。誠豫章之勝。楚之名區也。王勃、夫人而已。掘衣作賦。名藉藉是重。後世稱勃者。非閣無以。夫不能重夫地而以地重哉。勃誠何賴焉。夫斯湖之未遇先生也。墊焉夫水爾。旣遇矣。天下之人跂而望之。揭厲而從之。皆曰吾安得沃其光以澤於理。飮其源以潤其身乎。良哉。湖之遭也。夫月得水之精。其魄明。湖坎焉而容。其體虛。故月與湖合。而虛明之德具焉。君子虛以開其窒。明以疏其蔽。由是卓乎其志約而不離也。由是純乎其學精而不雜也。由是明乎其道哲而不闇也。此固先生之重之故也。然則先生之取於斯湖。匪直爲居而已。而湖之所恃先生以爲重者。大矣哉。

頤貞軒記

司徒氏龍子孔錫告于唐子曰。唯是先大夫營軒子野。上稽羲文。揣摩象畫。名曰頤貞。明素履。警耄倦也。而今先大夫不祿矣。予聞親之遠也。履霜露則思居處。聞琴瑟則思所樂。斯軒也。乃先大夫之所居處而樂焉者也。敢忘乎哉。子學易者也。何以教我。唐子曰。姑卽卦之言語飮食言之哉。頤。息於內者也。天下之

物形於外者也而言語飲食物之至賾也譬若江河然流湯湯焉波瀠迴焉卽無隄防以捍其急則決矣言語飲食人身之江湖也尙異同紊義欲離德經潰性命而其決容有已乎然君子亦人爾而能不言不食盡拒天下之物哉亦惟愼節之而已夫言語愼則德性專飲食節則嗜欲寡而又大之則呿呿爾執德之樞乎沖沖爾守道之極乎甯澹然舍車而徒乎將三日不食槁焉溝壑乎吾見天下之物皆定於我物躁我靜物二三我一以待之而養道正矣故曰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易之爲教惟靜與動動靜相制此頤貞之義也予不佞謹復吾子龍子曰善哉言乎先大夫之志庶幾其勿泯矣

渭川記

華人東子希節家于渭之上自號渭川濯纓滄浪取其清也忍渴盜泉避其汙也是可以觀志矣書曰涇屬渭汭漆沮既從灃水攸同渭者水之澳衆流之所歸也涇之性濁其水壹釜其淖者半經流於渭渭引源而避分澤而注之蛟鼉魚鼈不沒其波不濡其沫夫天下之至動者莫如水淆之濁泥之滓決之東西導之上下靡乎其趨震乎無所止渭之澄定不撓如斯夫乃若人性易決情易蕩志易汨欲易淫節易靡風易流俗易溺掘泥揚波曰達同流合汙曰愿猶夫水也君子於渭比德焉舉世皆濁我獨清乎天下滔滔我坎止乎江河日下障而東之乎不波靡乎不瀾倒乎不氾氾然與時浮沈乎不居下流以納天下之惡乎夫渭流其惡則不撓矣君子澡其德則不汙矣此固希節之志也希節爲戶部郎督儲江右乃請記之如此云

東軒記

八石常公。日者守萊。萊署有圃。公翦蕪理穢。聚材爲亭。名曰東軒。漁石子唐龍曰。至矣哉。公之善喻治也。日在木中曰東。明初生也。人君南面以聽天下。南、日之中也。君之德也。東、日之初生。臣之德也。昔堯命羲和宅嵎夷曰暘谷。寅賓出日。平秩東作。暘谷東方也。日出於斯。陰伏陽舒。夜往晝闢。晦斂明發。天耀其景。物呈其象。君子居以向之。省德之愆。潛伏式昭。察民之隱。閭閻畢達。辨治之體。法揆釐正。甄俗之慝。訓典齊一。其德日宣。其政興矣。至矣哉。公之善喻治也。或曰。曷弗以北。北陸則短。照有所遺。又曰。曷弗以西。西極則昃。明有所窒。是故君子弗取也。然則公之治。其東矣乎。軒初成。友人棠陵子記之。中及伯起卻金事。伯起嘗守萊。昌邑令夜遺之金。伯起以辭卻之。棠陵子曰。金弗受乎爾。何至語諸人。俾人知之。以彰故人之穢乎。薄之道也。吁。有是哉。故人至密。弗狎其情。暮夜至幽。弗惰其行。伯起。愼獨君子也。豈務皦皦然語人曰。令汙我以金。我弗受乎。況伯起畏天之知也。畏地之知也。又豈索人之知者哉。必不爾也。然則人何從而知之。蓋伯起不語人。密德伯起而以語人。故知之爾。于伯起也何尤。抑伯起名震。震東方之卦。陽之所出也。公廉潔無私。軒之是名。無亦以伯起爲訓乎。棠陵子乃伯起之尤。而非其罪也。故于終篇焉辨之。

柏臺秋月記

嘉靖紀元之明年春。成子質夫來知鳳翔府。及秋。陞按察司副使。提兵固原。時王子濟川分巡關西路。乃舉觴於分司外臺。以樂吾質夫。臺多柏。蒼枝翠節。經冬不凋。蒙霜不變。肅肅然而莫犯焉者也。頃焉。氣霽

地表。雲斂天末。明月流空而薄之。清暉素影。翕習而紛錯。地與景會。物與情適。質夫曰。固以壯吾行也。濟川語予以其故。且申之曰。景物易遷。遘會匪偶。子有悠然之懷而曷已于言乎哉。龍曰。天下之物。類比則華發。君子之道。美合則用章。柏以嚴爲質。月以明爲體。柏交于月而受其光。則沃而澤。月交於柏而貞其氣。則栗而正。故比德者勿之遺焉。竊聞諸邊鎮。其地皆沙漠不毛之土。其人皆拳勇超距之士。其僚皆紈袴突弁之流。是故法狃而不伸。政蒙而不著。噫。弊矣。雖然。琴瑟之不調。更張之術踈也。四肢之痿痺。藥石之理癈也。法狃而不伸。振之不有嚴乎。政蒙而不著。察之不有明乎。夫剛柔之迹存乎治。張弛之方存乎法。變化之妙存乎心。鳳翔先爲牧者。性鷙而悍。斯民隕然於湯火也。質夫易之以平恕。翕然稱良。前乎固原之區。崇苟簡。喜因循。而日不可爲也。質夫往矣。又將易以嚴明。提綱而綱之。選稗政而釐之。柏月交輝。有開其先。或者將以倡之乎。抑正德中。質夫爲御史。接部甘肅諸路。斥貪僚。黜豪右。一無所貸。嚴明固質夫之有也。採而取之。以出其餘。觚焉而施。以終其休。孰謂質夫而不能之邪。

菊圃記

菊圃者。里中圃、菊主人也。予里居城之闉。城居錢塘之上游。華川自南。衢港自西。會而瀦之。以達於江。舟艦上下。綃帆雲布。朱檣林立。衢通九土之賈。市合四方之賈。居民操百貨以伸縮其利。巷隘而喧。物騖而紛。主人耄矣。實厭其囂。將更諸閑寂者。先是城有官渠以洩潦水。渠之西畔。虛曠若野。幽閒若山林。主人曰。可圃哉。板防其闕。土平其隘。疇渠背市。繚以周垣。萃衆菊而藝之。以憩息焉。夫主人、予里閈之親。桑麻

之交也歲時恆一造焉顧其菊與他圃異怪而問之曰予聞藝菊其行欲疎疎則易茂其榦欲直直則易挺其蕚欲少少則易舒主人之圃密而不芟也厚而不整也繁而不扶也則何如主人曰君子於物適己而已況物各有性疎疎密密修修短短巨巨細細一惟性之達焉庶吾怡怡物熙熙其天全矣敬亂其疎密之節紊其修短之序易其巨細之分則已與物勞物與性悖是非吾之能也予又問曰聞菊之本末採而食之可以延年故正月取根仲春取苗季秋取華順其令也主人貌沃沃爾顏澤澤爾無乃菊是賴焉主人曰迂矣惟壽在天不係於人惟養在人不係于物毋搖爾精毋搖爾形毋渙爾情壽之本也菊焉得而預之又焉得而壽之屈平餐英不沈於江乎龜蒙撷苗藥牀茶竈至今存乎菊潭之水飲者百歲南陽無夭殤乎吾亦不能是夫菊有燕靜之姿隱逸之操則老圃誠有臭味哉夫用其聰明以強物之性者蠹也主人不蠹矣夫已汩汩焉而聽命於物以祈長生者惑也主人不惑矣不蠹者其體安以順不惑者其心逸以休居吾廛者皆主人則官府將晝衣冠而化哉

微齋記

天下之道曰微與彰而已矣微者修于內者也彰者彪于外者也微有大小彰有遠近隨其所至而罔不應焉錦襲而章魚潛而見鐘于宮而聲諸野珠在淵而媚夫澤孰不然乎何也蓋靜含其動動不可禦慫韜其智智不可鑠虛藏其實實不可揜故君子黜華以伸實不揜實以矜華抑末以強本不弊本以事末動靜相生愚智相成虛實相形天之道也人之德也明哲既往至理日湮士修名譽陳藝能肆靡麗之志

奮奇之迹。動以離靜。智以喪愚。虛以盡實。春華過目。終朝則傾。爝火末光。達旦則熄。是以君子惡之也。按察使高君名顯。字德彰。皆從夫著也。乃別號微齋以約之。誠知道者哉。蓋遵篤實之風者。廣明通之用。惡赫赫之光者。昭冥冥之績。由靜而動。動之至也。由愚而智。智之至也。由虛而實。實之至也。由微而彰。彰之至也。持滿則發。若孰揚之。弸中則形。若孰張之。物之有象。事之有徵。理之有符。其極則一而已。傳曰。知微知彰。此之謂與。禮。命名必以義。不義不命。故君子聽樂則審音。顧名則思義。不可不愼也。吁。君克思義矣夫。

寶穡堂記

寶穡堂者。北山楊子之寶穡堂也。嘉靖二年五月。予止岐山。試弟子員。以德業既暇。乃訪北山。北山肅而升于斯堂。田器咸飭。耘耔方興。予曰。北山殆爲老農老圃乎。抑若丈人者隱於耕乎。無乃悲形役。樂天命。怡然有事於西疇者邪。北山笑而言曰。予先世咸勤於稼穡。迨不敏獲躋卿士。及其歸也。年未及耄。乃退耕於野。以治先世之業。而今老矣。日擇貽謀於吾子孫。商賈之事。不忍爲也。金玉之寶。亦惟損智益過爾矣。惟彼稼穡本厚而力勤。況吾祖吾父暨吾所事事者。故終以遺之。俾耕澤澤焉。穫挃挃焉。積栗栗焉。庶幾四肢不惰。而百禮洽也。君子盡有以命之。予曰。夫人之於子孫。遺之以安則安。遺之以危則危。而北山遺之以安者也。上古之人。孝弟力田已矣。力田。農之業也。孝弟。士之行也。增修孝弟而弗力田。則饔飧匱于奉養。黍稷嗇于蒸嘗。吾懼其皇皇焉不給。慼然病矣。苟徒沾塗體足。而孝理罔敦。弟德用斁。又不幾於

野人之俴俴罔罔乎。故詩曰。稼穡惟寶。力田之謂也。書曰。惟善爲寶。孝弟之謂也。寶穡則生產治。寶善則禮義興。予故曰。北山遺之以安者也。楊氏子孫。豈其菑而弗播。且弗穫邪。北山曰。吾誨子孫以力田。君子進之以孝弟。吾誨之以農。君子勉之以士。贈言之利溥於贈金。信矣哉。小子聽之。

鶴洲記

楊子靜修。號鶴洲。人迄弗得其說。或曰。豈以其洪吭修頸。吐故而納新。而得仙之理乎。固無取於是也。或曰。鶴與鳳凰同爲羣。天下有道。則頡頏而翔于甸。楊子得非以自況也哉。是近之矣。予聞經曰。鶴產無青黃二色。木土之氣。內養不表於外。是以行必依洲渚。止不集林木。夫青黃、文也。元白、質也。洲中水衍而可居者也。洲渚之小也。體無青黃。殆中腴而不施文采乎。皚然而白。變之而元。則修潔尙素而質全矣。行止洲渚之間。抑有出塵之度。燕靜之思者邪。是故鶴有君子之道也。楊子履實崇本。內而不外。蓋孳孳而爲君子。是誠有取焉。抑詩曰。鶴鳴于九皐。聲聞於天。易亦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則始雖不表於外。其至也。孚而無所不感。達而無所不聞。殆油油然矣。吾見楊子戢於內而日暢諸其外。勃如也。澤如也。晢如也。則靜含而動光。體潛而用章。德積而功起。豈非徵之而顯之。翕之而張之者乎。而君子之道備矣。楊子曰。美哉言乎。再拜而受之。

容堂記

君子命名有義焉。字以別其名也。弗離乎名也。號以別其字也。弗離乎字也。都督楊公曰宏。美哉名也。曰

希仁美哉字也。又以容堂而號焉。孰非汲汲於自踐乎。名與字與號。所重者義。義而弗踐。斯皆虛器乎爾。夫宏者。大之謂也。仁者視我我也。物亦我也。視物物也。我亦物也。無我無物。而後可以造於大。是故求大者莫先於希仁。夫仁豈易言哉。禮曰。舉者莫能勝也。行者莫能至也。此仁之德也。然即其所舉與其所行。皆可以謂之仁。特不舉不行焉耳。是故仁不可勝。人不可不勝。仁不可至。人不可不至。仁猶夫海也。今夫海。百川滙之。尾閭洩之。無增無減。不盈而不虛。有容故也。人惟有容。而廣以去隘。靜以鎮躁。和以蠲忿。直以通疑。齊衆寡之分。協厚薄之度。公好惡之性。宣同異之情。親不廢疎。不遺德不掩怨。不敵貴不侮賤。不陵賢不嫉能。不棄訓彊矜弱。各順其理。斯仁在我。希之則是焉已矣。苟弊精神乎褊淺而不能容。適足以拒夫物爾。仁吾不知也。又何大焉。書曰。有容德乃大。夫有容豈遽及乎大哉。蓋有容斯仁。仁斯大矣。公因號以踐字。因字以踐名。因名以踐義。皇皇然而求之。若弗及焉。記曰。敦善行而不怠。謂之君子。然則君子也歟哉。

重修察院記下俱續編

明興統一宇內。翼翼京師。樞乾軫坤。而藩服星布。經緯九州。綱紀四方。則列爲十三布政司。其間庶府攝理。百僚備官。每年簡命御史臺秉度而臨之。御史實天子之命吏。而所居臺曰察院。又表儀之著。綱紀之攸司也。是不亦重歟。夫浙江察院。枕吳山之奇。挹錢塘之清。厥地靈矣。而規緒顧未宏乎是。故門之外。地本爽塏。西緣山岡。乃障以嚴垣。屏寒履跡。民情不易達也。東臨周衢。惟是門焉。而濟濟庶府。朝夕就而議

政與皂噂沓不或近褻哉內而堂之後烏臺直薄游息惟窒臺東西設禮賢館以待大比校文之官亦大逼於臺而揖讓無容而又幾於隘矣且故牘宿案狼藉散逸謹藏之府猶稱闕也嘉靖庚子秋七月待御史對川王子紳覽轡載臨諸司議曰察院改作之役當一勞耳拒之曰政方有先者而未遑是乃首舉賓興之典以造士焉而又蘇省民瘼甄別官邪翦剔政蠹訊理冤牒憲令畢張諸司復申厥議侍御乃曰是故不得已鮥而輪奐之搆完美之緒記亦每有取焉其從事于是募庸僦工經畫材用皆取辦于官而百姓不知也亦不病也徙烏臺而稍卻之距堂若干尺館亦拓而開與臺相距又不啻尋丈檐牙不相啄櫨尾不相銜也是皆仍夫舊而修廣則過之又闢臺之後作樓二楹視臺加崇緝諸案牘藏于左右之椽虛其中椽署之曰太微無亦欽明鑒而凜寒芒乎由是而之外東增高其門而西亦衢而通之以撤其壅猶夫東也並樹表坊西曰元服綱維東曰內臺風紀揭兩浙之雄圖煥一方之瞭憲業業改觀焉經始於是年冬十二月迄辛丑秋八月而落于成杭州太守陳仕賢敦重斯役請特書之夫詩之斯于考室也而君子攸芋攸躋攸寧言居之之道也要之屋漏伸儆戶牖司戒其要者莫非居焉耳斯役也大哉居乎登樓凝思則正直執法以體太微之象踐臺澄慮則欽恤祥刑以集靈烏之瑞授館布公則持衡齊物張縠羅賢而爲國之心皇皇然也入門致肅則綱振四維紀明六察行部之節丰宣而居之之道無不至矣夫儀宏敞之規以式其觀大居之之道以貞其職曰惟侍御之休而亦元服之賴矣是宜著在文字勒之堅石以觀久遠云

同仁祠記

同仁祠、乃巡按御史周子汝員所始建.祀諸都御史孫忠烈公燧、兵部尚書胡端敏公世寧、新建伯陽明王公守仁.夫三公皆我浙人.後先奮忠.協平宸濠之亂.以死勤事.捍大患也.法皆得祀.功在江西.而浙車輔之地.竊被其休.故祀之.況鄉先生沒而祭于社.抑亦禮乎.經始于嘉靖丁酉十一月.而戊戌三月.乃考焉.規緒式宏.輪奐孔奕.厥觀巨矣.乃巡按御史傅子鳳翔.又經量祭品.率取辦於官帑.而弗煩民爲之.又位以齒敍.從鄉也.食以功令.以義起也.歲一祭.祭每於六月十四日.濠以是日反.故三公平之.並從是日也.是皆提學副使張子鰲所裁定.陳知府仕賢有其舉之.巡鹽御史高子對植石以紀功.而文未有屬焉.張子乃舉而屬諸龍.謝之曰.是在張子.張子直曰.斯地斯時.執事以御史繼三公按部.蘇亂瘼.緝梦綱.芟稗政.慘慘從事.矧嘗哀秩三公之功而條奏之.事核言信.孰能外耶.命學官陳敍、弟子員張乾元、又屬之.于是乎颺言曰.濠之始爲亂.納賂京師.要權近習.中鞠禍心.外播凶痛.衆怒如水火.端敏爲按察副使.憤曰.惡茂哉.不可長哉.遂列其罪狀揚于朝.張射壉之器.定曲突之謀.忠之道也.乃下錦衣獄.而遼陽之戍.竟弗少原.然自此濠之心.路人皆知之.而濠其殆矣.忠烈以巡撫至.密樹隄防.翦其羽翼.豈嘗一日忘濠哉.濠迄弗悔禍.卒逞焉.首以威劫庶府.忠烈仰指天日.矢無二心.挺身刃白.腕且折.罵不息口.所以奪濠之魄者.固凜如也.已而烏合十萬.弄兵長江.會陽明以都御史提督軍務.倡揭華旗.呼集義旅.批擣巢穴.濠震慴.乃回順流之楫.我洸洸迎而擊之.斃濠若孤豚然.洪都底定.浙亦解嚴.是故濠之平.端敏發厥始.

忠烈陽明成厥終也仁者正誼不謀利殺身無求生三公以之哉夫仁之難成久矣非仁之難成也利之也而後苦其難也是故求仁莫先於正誼若忠烈嬰刃罵賊端敏絕不有其身陽明直捐生而赴之皆奉大閑執彝典正誼而往彼避患私驅之利誠不足爲三公謀也是故死者抗殺身之節生者挺無求之志侃侃然而同歸于仁矣記曰與仁同功而異情正誼則同謀利則異殷有三仁皆爲其國之誼也而無不同也管仲如其仁如其仁而有利之之心是故朝射鉤暮脫牿情斯異矣姑猶曰未可知也三公之仁功同而情又無異是之謂同蓋戮力生前共遊地下合食一堂連輝千祀也忠烈陽明並毓餘姚端敏誕生于杭蓋浙之山川蟠吳越之雄貫斗牛之精是故洪源神岳鬱蒸清淑峻發靈英烈士貞臣河沛而壁立也等而上之又若開國宣命忠文死義靖難興師正學伏節士木之變肅愍定功忠文婺人正學台人肅愍亦杭人而何浙之多仁也豈惟山川之能哉乃實國家德教涵濡之深神化感奮之速而然爾惟嶽降神生甫及申曰嵩之文允惟文武之澤也瞻雲漢者企作人之德歆俎豆者懷非夫之懼是能不肅肅于衷乎凡我後人毋斁前修

增修浙江貢院記

夫自科目聿興貢院攸建而其制特異焉何也貢院乃賓興之地賢能之所出大典之所關也是故規模欲其宏品式欲其密宏以重典密以樹防斯其稱矣先是浙江貢院經始猶略苟完是務北障於河東西亦皆河之經流阻三面而閔之厥基未闢而病其隘焉東西文場號舍三千餘楹櫛北鱗湊間不能以寸

獨無屬耳者乎。謄錄對讀二所。皆不越數椽。官生盈六百餘人。局促無所容。苟簡之弊萌矣。典試學官九十餘員。淆處羣居。曰無詡詡之習。固不能也。且前惟至公堂。而後無別署。凡公會言詞易褻。威儀可選。禮法之場可乎哉。規模品式。咸有弗稱。每臨大比。輒議改作。或時詘未能。或期速不逮。是故禮典未融。物情久鬱。嘉靖壬寅冬。巡按御史雲川舒汀。攬轡式臨。釐正百度。尤崇化本。視諸貢院。慨然曰。選賢與能。務有先於此者乎。徒執因循。直安簡陋。則豈可。既謀于巡鹽御史小江陳策。厥志僉諧。遂檄所司以從事。布政司布政使歐陽必進。婁志德。均惟大典是重。衆議咸集。量河之形。可築則築。可徙則徙。截然以取齊焉。又相民居旁麗所樂售者。厚其值而更易之。東西並衍數餘丈。以豐厥基。由是增置謄錄對讀屋舍。不啻倍之。由是矚至公堂後。增創協忠堂。由是協忠堂之左。特揭監臨察院。右爲受卷彌封二所。以便督察。後乃駢列五所。分居典試者。約員授館。析經注局。計日責效。而監臨在前。表儀照焉。由是兩文場號舍。陳東西之序。纚連彪分。疎密有章。別微弭變。各有攸當。堂搆既拓。規模斯宏。防維不疎。品式自備。諸所鬻材募匠。悉藉諸羨餘而爲之。而百姓不干其勞也。美哉工乎。是不可以無記。而授簡於龍。深惟王制三年一大比。考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者能者。以禮賓之。科目未之前聞也。已而賢良選濫。中正弊滋。科目昌矣。茂材異等。名德碩勳。直言敢諫之士。並由此升。得人之盛。甲於諸科。殆有賓興之遺意焉。君子乃曰。源縮而流競。文勝而質刓。猶若持以爲憂者。夫易浮以雅。變漓以淳。責實之效挺。則循名之短屈。忠信之意不薄。則文行之用日章。操得其本故爾。其惟上焉登明選公。以賢能求士。在下執德抱藝。以賢能應。布之庶位。務忠

於天子。行其所學。不敢負也。愼德守官。宣力盡瘁。而身乃國之有也。不敢私也。精白共勵乎一心。靖恭各修乎乃職。彬彬而爲三代之英焉。則科目旁羅。所拔眞才。貢院孔奐。匪侈美觀。始而士由科目以選。而其終也。科目藉士以重矣。又何憂之有。此固侍御與諸執事皇皇之意也。不佞敢告多士。

湛塘記

新安王子德仁。官拜御史。奉天子明命。清理兩浙戎伍。先是冢食時搆室一楹而藏修焉。室左右水湊爲塘。潢潦方集。乃混濁不辨牛馬。及其湛焉。則沈淖揚濫。汙停泚。泠泠然而清也。侍御乃名曰湛塘。而以自況焉。而將終身哉。侍御攬轡行縣。訪杖屨于山間。品評泉石。因而語諸湛塘。乃沈思而涵泳之曰。淵乎微哉。水之爲物。或源也。或委也。而皆可以喻道焉。是故采滄浪之歌。與川上之嘆。樂浴沂之樂。博觀濶之趣。至聖大賢。咸有取於斯。乃若望洋者或失則荒。合汙者或失則愿。淈泥者或失則隨。則又不足道也。夫斯塘異致。汎與止之謂也。是故汎斯滉滉斯淆。淆斯泥泥斯濁。止斯淳淳斯靜。靜斯明。明斯湛矣。人之心灕焉而一掬。泓焉而半畝。汪汪焉而千頃。方哉塘也。欲之浸淫毋亦水乎。一不息而濫觴焉。則淵淪波動。流橫瀾汙。但見其汶汶乎爾。泯泯乎爾。惟夫知道者。操無欲以貞夫一。澹乎虛若鑑之瑩。坎乎不盈。不槩自平。是故淵凝而淪定。波宴而動恬。流沁而橫息。瀾紓而汙灑。夜氣以澄。天光靜發。萬象悉照。洪纖靡遺。湛體寂如也。冲如也。由是乎加之于有政。澄清之志。疏滌羣穢。激揚之節。作新庶民。潤澤之功。善利萬用。又何溥焉。侍御聞之喜邑有谿。奠大江之上游。其色青青而若蘭也。其紋漣漣而若縠也。有湛之性哉。乃

汎舟中流。掖予而登焉。眺焉。揚瓢汲深。浮而共酌之。侍御曰。湛以洗心澡德以澤人。誠有志焉而不敢辭也。雖然。洞彼淵水。察見潛魚。君子之政。任察察務皦皦者則能之。夫豈暇乎哉。